



# 國文月刊

第 七 十 六 期

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語法答問.....	王了一 (一)
文法學的理論與實際.....	魏建功 (七)
評李杜詩(續).....	傅庚生 (八)
論唐詩中的助詞「可」字.....	紀伯庸 (二四)
歐陽修與散文中興.....	張須 (二七)
昌黎「古文」之真義.....	胡時先 (三〇)
「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	何融 (三三)
論「古文觀止」的選文標準.....	王忠 (三九)



# 開明書店初版新書

三十八年  
一月份

師範適用

## 教育行政 上冊

常導之編著  
李季開

小學低年級適用

## 幼童國語讀本

葉聖陶撰 共四冊  
豐子愷繪 各〇・二〇

## 家庭電器

黃幼雄著 〇・三〇

本書根據教育部頒布之師範學校課程標準編成，分上下兩冊，足供師範學校、鄉村師範、幼稚師範及簡易師範該學科上下兩學期之教學。每章之末，並附列參考書目，研究問題等，以供讀者研讀作業之用。本書取材理論與事實並重，使讀者不僅於教育行政有明確的認識，且具備擔任行政工作所必需的知能。全書系統完密，文字流暢，除師範用作課本外，並可供國民學校教師進修與參加普通考試者準備之用。

本書內容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取材從兒童周圍開始，隨着兒童生活的進展，逐漸拓張到廣大的社會。與社會，自然，藝術等科作充分的聯絡，但本身仍然是文學的。其圖畫更與文字為有機的配合，圖畫不單是文字的說明，且可拓展兒童的想像，涵養兒童的美感。葉先生的文字和豐先生的圖畫配合起來可稱璧合。是小學一二年級理想的讀本。

電器在現代家庭中已逐漸佔着重要的地位，故關於電器之知識為任何人所應有。本書避去一切理論，單就家庭電器之應用製作，修理，測驗方面加以簡明扼要之敘述，極合初學者參考之用。

## 熟悉的人

「開明少年」徵文選集  
開明少年社編 〇・三〇

看了這本小冊子，你會驚奇現代的少年們用怎樣冷靜嚴肅的眼光觀察，批判着他周圍的人物。

# 國文月刊

第七十六期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日出版

本期零售金圓二角五分  
預半年六冊一元五角  
定全年三冊三元

售出成加

編輯者 呂叔湘 葉聖陶  
郭紹虞 周子同

出版者 國文月刊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局

印刷者 開明書局

發行者 開明書局

上海 福州路 北平 琉璃廠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成都 祠堂街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光華街 漢口 交通路

南京 太平路 臺北 中山路  
杭州 中正街

預定雜誌諸君注意！  
本店出版各雜誌銷數日廣，預定者不下數萬份，發寄手續，力求完密迅速，惟各地交通尚有阻滯，郵局寄遞遲延，在所不免，訂閱諸君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將定單號碼及預定日期，在何處訂閱，用定單上原姓名函知上海福州路本店供應部，以便立即查覆，否則定單過多，無從查考，請維見恕是荷！ 開明書店謹啓

# 語法答問

王了一

幾個月以前，我收到王還女士的一封信，對於我的「中國現代語法」提出了許多疑問。其實這些疑問多數不算疑問；一大半可認為糾正我的錯誤。我想把它們寫下來，使其他讀過我的書的人也知道我在這些地方是錯了的。同時，也許還可以使讀者因此發見些更妥善的理論或說明。

王女士的原信說：

王先生：我這封信完全是求救的性質。很希望您能抽空答覆我幾個問題。在過去一年中，我在劍橋大學教現代中文，就用您的「中國現代語法」作主要教材，同時自然選用另外一種課本。那不過是為數字，沒有多大關係。尤其是我個人只是對您這本書感到興趣。可是我對中國語法完全是外行，只有這一年繞對這問題稍稍想了一想，看您的書難免時時發生疑問，簡直無法解決。因為這裏的中國人有限，說國語的更有限，研究中國文法的一個也沒有。劍橋之數「現代」中文自我始；他們的中文教授夏倫博士(Haloun)學問固然不錯，可是不會說中國話，對現代中文並無研究。於是我連一個可以互相討論的人也沒有。這暑假我住在牛津，這大學的中文系也以古文為限。雖然有一位中文講師(吳世昌先生)，他也不研究中國語法，而且國語說得不好。所以我只好來麻煩您了。其實本來就該來問您，因為書是您的大著。只因郵遞費太多，而且中國現在的國外航空費又如此之貴，所以我這封信遲遲未寫。不過我想我這幾個問題您一定會感覺興趣，所以決定寫信來問。我既對語法是個外行，我的問題也許不成問題，那還要請您原諒。您的書我還沒有完全看完，說不定還會有問題，那以後再說罷。您若能寫一封航空信(平信有點太慢)賜教，那我非常感謝。不過如果您信太長，航空太貴，就寄平信罷。無論如何，總希望您有個回信。給您寫信也不免有點戰戰兢兢，不定哪兒就讓您給抓住一個文法錯誤了。此請

看安

王 還謹上 八月十二日

現在我對於每一個問題，先把原書抄一段(或援引大意)，然後把王女士的疑問抄下來，最後再由我答覆幾句。

1 (原書) 造句法中有一種形式叫做能願式。能願式分為兩種：(一)可能式；(二)意志式。可能式細分為三種：(1)可能性；(2)必然性；(3)必要性。末品詞「寧可」是歸入必要性的。(上冊一四〇頁)

(問)「寧可」，您歸之於必要性，隸屬能願式之下。我覺得其中的「意志」成份很多，因為「寧可」常常和「情願」合用的。譬如說：「我不情願去，寧可在這裏餓死」，這豈不等於說：「我情願餓死也不願意去？」您以為如何？

(答)您完全有道理；是我錯了。現在回想，還不大明白為什麼我會這樣弄錯了的。也許因為「寧可」這一個詞裏有一個「可」字，我就很大意地把它放進可能式裏；其實應該以「寧」字為準，把它放進意志式裏去，因為古代只說「寧」，不說「寧可」。

2 (原書) 造句法中另有一種形式叫做使成式，它是由一個動詞和一個末品補語構成的。那末品補語可以是一個動詞，例如「打死」；也可以是一個形容詞，例如「弄壞」，又可以是一個三動字，例如「拿起來」，「趕出去」。關於動詞做成的末品補語，我以為它們的本身須是一個不及物動詞。

(問) 您說這動詞末品它們的本身須是不及物動詞，那您怎麼解釋「我看懂了這句話了」裏面的「懂」字呢？「懂」字不是一個及物動詞嗎？(上冊一四九頁)

(答) 不錯，「懂」字是一個及物動詞，但「看懂」卻不是使成式。所謂使成式(causative form)，是使受事者(即目的語所表示者)成為某種狀態，例如「打死」，是被打的人死，「弄壞」是被弄的東西壞。但是，「看懂」卻不是被看的懂，只是看的人懂。看書的人之懂是主動的(至少在形式上該是這樣解釋)，不是被動的，所以和被打的人之死不同。

「看懂」和我所舉「看懂」的例子性質相近(同頁)，其分別僅僅是動詞和形容詞不同，但僅是主事者懂，懂也是主事者懂，所以同屬一類。我們把這一類認為使成式的變例；嚴格地說，它們根本不是使成式。我應該說得更周密些，把動詞做成的末品的變例也敘述一下，就不至於令人誤會了。

3 (原書) 一件事極值得注意：末品謂語形式表示處所的時候，若用「在」字，普通總是放在敘述詞的前面的，如「專在這些濃詞韻詩上做工夫」(「紅樓夢」23回)，「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紅」27)；但若在處置式裏(按凡用「把」字幫助動詞者叫做處置式)，這種處所末品就必須放在敘述詞的後面了。例如：

A. 把他派在怡紅院中。(24)  
B. 也把我送在大坑裏去。(46)(上冊一六五頁)

(問) 您說「……若用「在」字，普通總放在敘述詞的前面的」。下面您舉了兩個「紅樓夢」的例子。我覺得這兩個例子中的兩個「在」的用法不太相同。頭一個例子若是變成處置式就和您說的對了：「把工夫用在……」第二個例子自然不能變成處置式，可是我們可以作一個相仿的句子：「他父親在家裏打他」。這句話若變為處置式就成為「他父親在家裏把他打了一頓」，那「在」不是還在「打」字的前面嗎？我的意思，這種「在」的謂語形式是另一種。同時您的處置式的兩個例子若變為普通句子，「在」字仍在敘述詞之後：「派他在怡紅院中」，「送我在大坑裏去」，絕不能說：「在怡紅院中派他」，「在大坑裏送我去」，所以我認為這兩個例子的「在」的謂語形式又是一類。於是我覺得用「在」的謂語形式應該分為幾類，因而他們的地位也就不相同，不能說一定總在敘述詞之前或之後的。您以為如何？

(答) 王女士對於這些語法事實的觀察，精細深刻，令人驚歎。我這一段話的毛病是把不相同的語法事實拿來比較。王女士主張那些用「在」字的謂語形式應該分為幾類，這是對的。我以為應該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純粹地表示一種範圍或處所，「在」字的謂語形式放在敘述詞的前面；第二類是表示一種趨向(向上，向下之類)，「在」字的謂語形式放在敘述詞的後面。第一類的例子如：「專在這些濃詞韻詩上做工夫」，「他父親在家裏打他」。第二類的例子如：「派他在怡紅院中」，「送我在大坑裏

去」。這第二類的「在」字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可換成「到」字。我在同冊第二二六頁談及「處所限制之後置者」，已經提到了「趨向」這一種特殊狀況，並且舉出「果然應在他身上」，「則是掉在茅廁裏去了」，和「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三個例子。但是，在那裏，我仍以為在處置式與被動式裏處所限制必須放在其所限制的謂詞之後，那是我錯了。我實在應該只以表示趨向為標準，不問它是不是處置式或被動式。如果表示趨向，即使不是處置式或被動式，處所限制也應該在謂詞的後面；如果不表示趨向，即使是處置式，處所限制也應該在謂詞的後面的。「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假使能變為處置式，也該像「他父親在家裏把他打了一頓」，「在」字的謂語形式放在敘述詞的前面，只不過「把鶴舞」或「把鶴舞看」在性質上不能構成處置式罷了(參看拙著「中國語法理論」第十二節)。說到這裏，還有十餘年前胡適之先生向我提出過的一個問題。他寫信問我：「我住在北京飯店」和「我在北京飯店住」都可以說，但「我在北京飯店跳舞」不能說成「我跳舞在北京飯店」，這是什麼緣故呢？「我當時瞎猜，以為是單音詞和複音詞的分別。胡先生又問：「若說「住」字因為是單音，前置、後置均可，為什麼「我在牀上笑」不能說成「我笑在牀上」呢？」我當時答不出。現在依上文所說的規律看來，「我在北京飯店住」應該是正例，「我住在北京飯店」則是受了「我住北京飯店」的類化所致。「住」字可用為不及物動詞，也可用為及物。由此類推，「我在牀上笑」雖不能說成「我笑在牀上」，但是「我在牀上睡(或坐)」卻可以說成「我睡(或坐)在牀上」，因為「我笑牀」不成話，而「我睡牀」(或「我坐牀」)成話。這可以補充上文的漏洞。但不知道一個類化的說法能說得通否。

4 (原書) 被動式的結構是：「主位加助動詞(即「被」字)加關係位加敘述詞」。句子如果沒有關係位，「被」字就不大用得着了。例如「我們被欺負」這類的句子是很少見的，至少也得加上一個「人」字，如「我們被人欺負」。但若被動式轉為次品，則又可以不用關係位了。例如「紅樓夢」第四回：「老爺可知這被賣的丫頭是誰？」(上冊一七八頁)

(問) 您覺得不覺得這類句子只限於用在人而不用在物？因為我們說：「你知道賣了的書是哪幾本？」而不說「你知道被賣了的書是哪幾本？」

(答) 是的。但是，這因為在根本上，人和物在被動式裏就是不同待遇的，和省略關係位的問題無關。即使在正常的被動式裏，要說「那些書被我賣了」還是不妥的。物類不能做被動式的主語（見風冊一七九頁），自然不會有那種的被動式變為次品了。

5 (原書) 在被動式裏，主事者無說出的必要，或說不出主事者為何人，則不用關係位，同時也不用「被」字。（上册一七八頁）

(問) 您覺得不覺得這裏得顧慮到習慣用法？因為有許多動詞，即使主事者無說出的必要，或說不出主事者為何人，還是不能這麼用。譬如「欺負」，主事者至少得用「人」，而且不用「被」也得用「讓」：「他讓入欺負的一點氣也沒有了。」又譬如「管」，這個動詞若加「該」字就可以不用「被」，不用關係位：「這小孩真該管管了。」可是我們卻不能說「他管得服服貼貼的」，我們非得說：「他讓入管得服服貼貼的。」

(答) 王女士的話是對的。在未能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以前，我願意先將原文改為「則往」不用關係位。

6 (原書) 在遞繫式裏，初繫可以是描寫性的，但次繫只能用「很」字為副語。例如「兩家和厚得很呢。」（上册一九六頁）

(問) 我們可否說「很」字是副詞這裏升為次品？凡次繫的副語是「否都是次品？」

(答) 是的。副詞用為次品，恐怕只有這個「很」字了。次繫的副語都是次品。

7 (原書) 申說式的緊縮，往往是因為申說的部份太短了，以致和被申說的部份之間沒有停頓。例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上册二〇〇頁）

(問) 這個我最感到困難。為什麼我們不能說「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中的「身子更要保重」是首品句子形式？譬如「他來不來沒有關係」這句話是不是申說式的緊縮呢？我們不能說「他來不來」是個句子形式嗎？這就影響到前面您說的句子形式了。在六六頁裏，您就說首品句子形式往往用於目的位。為什麼不能用作主語呢？

(答) 「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之所以被認為申說式的緊縮，是因為話到「保重」已經完整了，「纔好」二字竟像僅僅用來加強語氣的。若認「纔好」為首品句子形式的副語，它和一般副語的重要性太不相像了。若專就形式而論，王女士那樣分析，我也不反對。「他來不來沒有關係」不

能相提並論，這裏的副語「沒有關係」是很吃重的。「他來不來」自然是個首品句子形式。我說首品句子形式往往用於目的位，並不是必須用於目的位的意思。書中凡說「往往」，總是「大多數」或「多數」的意思；有時候自己覺得沒有顧慮周到，就加上「往往」二字。當時我如果想到了「他來不來沒有關係」類的例子，也許我乾脆就不說「往往用於目的位」了。

8 (原書) 「是」字可用來解釋原因。例如：「那驕華不過是寤急，故捨了命纔告。」（「紅」68）但如果及物動詞後面不帶目的位，就須在後面加一個「的」字。例如：「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紅」80）（上册二四二至二四三頁）

(問) 您是否認為也有不及物動詞也可以這麼用的？譬如：「她的眼睛（紅了）是哭的。」

(答) 是的。當於再版時補充。

9 (原書) 和「極」相當的副語有「十分」「非常」等。（上册二六八頁）

(問) 「十分」和「非常」是否有些不同？「十分」或不能叫做副詞，只認為可以用為末品。而「非常」可否乾脆叫做副詞呢？這兩個字在口語裏豈不已成雙音詞？難道還可以拆開嗎？而且它除用為末品以外，還能用作別的品嗎？

(答) 單詞和仿語的界限本來是很難分的。說「非常」是仿語，大約是受了文言的影響。但是，某一些文人的心目中，也許還有「不是尋常」的概念罷。但我仍舊承認王女士更有道理，因為以純粹口語為根據總是對的。「非常」可用為次品，如「非常時期」。但那又是文言了。

10 (原書) 範圍修飾的副詞，有一類是指示目的位的範圍者。在處置式裏，目的位既被提至敘述詞的前面，也就可用「都」「也」等字來修飾目的位的範圍。（上册二七三頁）

(問) 指示目的位的範圍的副詞是否應該也包括「只」「就」？譬如說：「我就買了一本書，沒買第二本。」我覺得這句話的「就」字和「我就看書了，沒寫信」裏面「就」字不同。這個「就」是指示謂語的範圍的副詞。

(答) 如果仔細分析，是可以這樣說的。那麼，就不僅是處置式裏

總有指示目的位的範圍的副詞了。

11 (原書) 時間副詞用來表示最近的過去者，是「方纔」或「剛纔」。(上册二七五頁)

(問) 指示最近過去的副詞是否也應該包括「剛」和「纔」。這兩個字每一個單獨用似乎和合用不大一樣，似乎比合用更為近於現在。「剛」和「剛」或「纔」的分別很像是英文中的 just now 和 just 的分別。在二七七頁您說「纔」表示時間很晚，這往往和「呢」字合用，而「纔」指最近過去時就不用「呢」：「他纔來，還沒開始講。」

(答) 謝謝王女士的指教。我大約因為在「紅樓夢」沒有遇見這種「剛」和「纔」，所以疎忽了。

12 (原書) 表示經過很長的時間，包括現在，用副詞「總」字。(上册二七六頁)

(問) 表示經過很長的時間的副詞是否也應該包括「老」字？「老」是否可以算一個詞分隸於形容詞和副詞之下：「他很老」，「他老不上我們家來」。

(答) 是的。等再版時補上。

13 (原書) 表示充分的時間，用副詞「儘量」，如「紅」一〇九「爺叫得緊，那裏有儘量穿衣裳的空兒？」(同頁)

(問) 「儘量」是否也可以作範圍副詞，指示謂語的範圍：「這些書我都不看，你儘量拿罷。」在「你儘量笑吧」裏面，這兩個字是否又可以算方式副詞呢？

(答) 是的。「儘量」本來該是一個範圍副詞，指示目的位的範圍(不是謂語的範圍)。「儘量」本該是「盡量」，就是「盡量其量」的意思。「儘」字本有「慈忍」、「即忍」二切，後來前者變了去聲，後者仍讀上聲，並且寫作「儘」以示分別。前者用為動詞，後者用為副詞。「儘量」最初雖是用為範圍副詞，而「儘」字獨用，最初卻是方式副詞，如「曲禮」：「處坐盡前，食坐盡後」(若照「前」「後」為作動詞用，則「盡」為方式副詞)。

14 (原書) 程度副詞作不足的代表者有「頗」「稍」「略」「些」等字。(上册二六九頁)

(問) 「稍」或「稍微」是否也可以算作方式副詞？譬如：「這書

我只稍微看了一看，沒仔細看。」

(答) 在這種地方，程度副詞和方式副詞沒有明顯的界限。依我的意見，「稍微」(稍為)也認為程度副詞亦無不可。

15 (原書) 時間副詞表示重複者，有「再」「又」「二」字。「再」字純粹地陳說事情，「又」字兼帶多少情感。(上册二七八頁)

(問) 這兩個字我覺得分別不在「又」字帶情感而「再」字不帶，雖然「又」字有時確有情感的成份。譬如：「他昨天來了，今天早上又來一次，說明天再來」，這裏面的「又」不能代以「再」，「再」也不能代以「又」。也許我們可以說，凡過去的事實，或現在已成的事實，或想像將來已成事實都用「又」：「那天見過他之後，我又見過他一次」；「今天天又壞了」；「明天我又要去了」。這三個「又」都不能用「再」代替。第三個例子和您說「了」字表示「完成貌」理論相符。這句話一定要用「了」字結尾。而您在上冊三一八頁裏說「了」字可以表示將來的完成。我們說「明天又要去了」的時候，就是表示這事是無可逃避，一定要去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說裏面有情感成份，甚至有一恐懼，那和您說的「了」可以表示恐懼(三一九頁)又相符。「再」只是表示純粹將來，可以是過去的將來：「昨天早上他叫我晚上再去一次。」這是不能用「又」字代替的。不過因為「再」字有時表示後作的事(二七九頁)，所以有時該用表示重複的「再」改用「又」，以免誤會。尤其是在條件式裏：「若你明天再不來，就晚了」，這「再」表示後作的事。「若你明天又不來，今天先告訴他，免得他像昨天那樣白等你半天」，這「又」表示重複。關於「又」和「再」我特別要知道您的意見。

(答) 這是王女士一種很好的發見。真的，「再」一字表示純粹的將來，它藉此與「又」字有別。由此一說，「又」字應該是表示重複行為的完成。它們的分別由來已久。試比較「時乎時不再來」和「前度劉郎今又來」，可見「再」和「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王女士最後一段話我卻不敢贊同。「若你明天再不來……」的「再」，我們認為和「明天再來」一樣地表示將來，只不過把一種表示將來的副詞放進條件式裏。至於「若你明天又不來」的「又」，我們也認為和「今天早上又來一次」的「又」一樣地表示完成，只不過是表示一種懸想的完成，稍有分別而已。「明天再不來」的「再」和「吃了飯再去」的「再」顯然不同：後者總是

表示後做的事，而前者不是。同樣解釋，王女士的理論更為完美。

16 (原書) 當「所」字所附動詞的受事者顯然可知時，這受事者往往可以省略。例如：

- a. 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紅」22)
- b. 今見金桂所為，已經開了端了。(「紅」91)

有時候，受事者的範圍甚為浮泛，也被省去。例如：

- c. 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紅」64)
- d. 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紅」91) (上册二九一頁)

(問) 在「心有所感」裏，「所感」的主事者是甚麼？這句話如果翻為比較口語的句子，它真正的構造是否：「心裏有他所感覺的事（或情緒）？」那這個例子是否也可以證明下面的理論，就是主事者可以省略？「心」好像是主語，可是構造就完全不對了。因為「心有所感」是一個獨立的句子，而「娘娘所製」「金桂所為」都只是首品句語。第二個例子我更不懂了。寶玉在那裏參禪。凡他參禪的話我都不大懂。到底「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是什麼意思？浮淺的看來，這「所」字卻像二九二頁上您說的可以用在被動式裏的「所」字。可否請您把這個「所化」中被省略的地方都給補出來？

(答) 王女士把「心有所感」解釋為「心裏有他所感覺的事（或情緒）」是很對的。她說它和「娘娘所製」「金桂所為」不同，也是對的。我們說「有時候受事者的範圍甚為浮泛」，也並沒有說錯。試看王女士補出「感」字的受事者是「事」或「情緒」，可見得並不能十分確定，這就是浮泛了。凡只能補出「事」「物」或「東西」一類不着邊際的字眼者，都是浮泛。但是，我這一段話實在寫得不好。第一，「心有所感」既和「娘娘所製」「金桂所為」結構不同，就不該放在一起，而應該如王女士所說，移到下文去，與「所費」「所養」一起證明主事者可以省略。「浮泛」的意思，或者移到下文去講，或者索性不講。第二，「一莖所化」的例子根本要不得。我想刪去「範圍浮泛」這一段，不知王女士以為如何？

- 17 (原書) 「兒」字又可用為末品疊字詞的後附說，所疊的詞原來是什麼詞都可以不拘。例如：
- a. 好好兒的又生事。(「紅」74)
- b. 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紅」16) (上册三〇二頁)

(問) 您覺得不覺得疊字中的第二字就是與「兒」字合而為一的，應該讀陰平？不論那個字原來是哪一聲。而頭一個卻不變。

(答) 這話完全是對的。

18 (原書) 並行謂語的疑問式，如果要用語氣詞，就用「呢」字，如：「他今天來不來呢？」但是，如果第二個謂語形式不完全，就不能用「呢」字。例如：

- a. 湯好了不會？(「紅」35)
- b. 看見了二爺沒有？(「紅」100)
- c. 過了後兒，知道還像今兒這樣不成了？(「紅」44) (上册三四九頁)

(問) 我覺得第二個謂語不完全，還是可以用「呢」字。譬如：「你到這看見了他沒有呢？」這非常難說，因為「呢」是可以不用的。我不過覺得用也可以。可是我自己每每作一個句子，多念幾遍，越念越怪，最後簡直不知到底對不對。

(答) 這個規律，我是從「紅樓夢」裏歸納出來的。也許現在的口語稍微不同了，也未可知。如果加上「呢」字，似乎是為了加重語氣，譬如「你看見了二爺沒有」只是純粹的疑問，若加「呢」字成為「你看見了二爺沒有呢？」就變了質問或追問。假定你說二爺回來了，而我深信二爺沒有回來，我可以這樣質問你；又假定我懷疑你的話的正確性，我也可以這樣追問你。王女士所舉的例：「你到這看見了他沒有呢」，「到底」二字正是表示追問的意思。關於這一點，我們等待着國語區域的人給我們一些指示。

19 (原書) 「豈」字本身含有反詰的意思，故只能和「呢」字相應，不能和「嗎」字相應。例如：

- a. 豈不是有意絕我呢？(「紅」33)
- b. 豈不心有余而力不足呢？(「紅」78) (上册三五二頁)

(問) 您說「豈」不能和「嗎」相應，只能和「呢」相應，而我覺得有的時候非用「嗎」不可，而有的時候非用「呢」。好像「豈不」後面用「嗎」，「豈有」或「豈是」後面用「呢」。如：「豈不成了心氣我嗎？」「豈不糟了嗎？」「豈是做人的道理呢？」豈有不去的呢？「最怪的是您舉的兩個「紅樓夢」的例子我都覺得「呢」字該改為「嗎」字。關於「豈不」後面用「嗎」字我似乎覺得很難得住，不像我上一個問

題的「呢」字，那裏我不十分確定。

(答)就現代國語而論，王女士所說的規律完全是對的。但是，在「紅樓夢」時代，「豈」字的確應該和「呢」字相應(不止兩個例子)，因為「豈」字本身含有反詰語氣，反詰和疑問同一個類型，是應該用「呢」字繁句的(參看上册三四頁)。但是，「豈」字畢竟是文言的字眼，它的真義漸漸不為一般人所了解，又為「難道」所同化，所以就變了用「嗎」字繁句了。依王女士的例子來看，凡否定的「豈」後面就用「嗎」，肯定的「豈」後面就用「呢」。(「豈有不去的呢」應該是「豈有不去的道理呢」的省略，所以仍是肯定的「豈」)但是肯定的「豈」似乎有消滅的趨勢，像「這豈是作人的道理呢」這一類的話恐怕是太文了。關於現代國語裏否定的「豈」變為和「嗎」相應，似乎我已經在拙著「中國語法理論」上册第二十二節或第二十三節裏提及(手邊偶然無原書，不能指出頁數)，但那是

不夠的，因為讀「現代語法」的人不一定同時讀「語法理論」。我在「現代語法」裏硬性規定「豈」字不能和「嗎」字相應，大有主張復古的嫌疑，這是我應該對讀者抱歉的。

20 (原書)重說語氣用「又」「並」「簡直」「就」等詞。(上册三七二頁)

(問)重說語氣裏可不可以有「乾脆」?

(答)「乾脆」是應該補進去的。我想補在慷慨語氣裏，和「索性」放在一起，如何?

21 (原書)有時候，兩個相同的疑問代詞互相照應，咱們可把它們比代數學上的X。例如我說：「誰聽我的話，我就喜歡誰。」這「誰」所替代的人沒有一定的，但是前後兩個「誰」字所替代的必須是同一個人。(下册七七頁)

a.誰先得了誰先聯。(「紅」49)

b.誰你說是誰就是誰。(「紅」65)

c.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裏。(「紅」68)

d.誰收在屋裏誰配小子。(「紅」111)

(問)例d是否不恰當?這兩個「誰」字似乎替代兩種人。

(答)不是的。d.例等於說「誰被收在屋裏誰就配小子」，前後兩個「誰」字仍舊指的是同一種人。但是，凡是容易引起誤會的例子我都願

意取銷了它。

王女士這封信使我受了很多益處，我在這裏表示謝意。這篇「答問」還沒有寫到一半的時候，王女士的第二第三封信又陸續地到了。為篇幅所限，我想分為兩次或三次答覆她。

卅七、十二、卅一、於嶺南大學

(接下第七頁)

民自己管理，有些人民便得不到求學的機會，能够求學而成為四民之首的「士」的，不過特別與文字有緣而已。士人吃過一番辛苦，無理性地記認了若干文字，無理性地誦讀了一套符號語公式，最後就「學而優則仕」，做起官來。我們的新教育便不相同，全體國民智識的培養由國家負責，為要每一個人都有基本教育的訓練，把日常生活必需的語文給普遍地傳習開來。這樣，我們纔有了一種新的觀念：嘴上用聲音系統表示意思的是語言，紙上用形體組織表示意思的是文字，文字純粹記錄我們的語言。所以，從記錄說，我們是寫的「國文」；從被記錄的說，我們就是寫的「國語」。論到國語的組織，在嘴上是一串聲音的排列變化，在紙上也應該是這一串聲音的排列變化，不過用文字記錄出來。研究這嘴上或紙上一串聲音排列變化的國語組織的就是「文法學」。我們的語言文字學在最近半世紀有了很大的進展，內中比較晚成的是這文法學。文法學初期對象實在是在上面說的「符號語」的文言公式，不是活的聲音排列變化，倒是呆的文字位置排列變化。近年來，國內語文學者很有些見到這個問題的，漸漸注意從形態(Morphology)學方面觀察了。董先生這部書純粹討論國語，也就接近到脫離開「符號語」的新趨勢。學術日新月異地在進展，當進展過程中間必須有一個合宜適用的尺度。最後，我還是說，我們的文法學新趨勢沒有確定之前，這部書當得起「實用」兩個字的任務。

我很勉力地寫成這樣一篇介紹詞似的話，聊以塞責，不敢說是「序」!

寫於台北市。



# 文法學的理論與實際

魏建功

## ——「實用國語文法」序——

我與國語發生關係最早的紀念是在前二十年，曾經受了朝鮮京城大學的聘，去擔任我們國語的課程。這是日本人對於我們國語在大學裏傳習的一個新態度。他們向我的母校——北京大學——文學系邀約教員，把中國語文教學從用一兩個教「京話」的發音人的辦法，改變為請懂得文字音韻的人擔任。我很慚愧，並沒有能把這個任務做好，當時只是把注音字母教給學生，卻沒有條分縷析地將語言組織給講個明白。老實說，那時候注音字母纔公布了幾個月，國內語文學還沒有進展，我們能講的也離不開幼稚的語音學化的土產的聲韻學而已。我教的是我們現代的口語，卻利用着學生所懂的我們前代的文言做解釋，又不三不四地拿英語幫忙。我們那時候正缺少有系統的文法書做依據，雖然文法學者都已經努力在做系統的研究，為了一些外國學生講解上應用的就絕對找不着。「五三」濟南案子起來以後，慢慢在醞釀「萬寶山事件」的空氣，我便放棄了這個職務回到北京；直演變成北京改為北平，北平又變成北京，現在北京再改為北平，我也離開北平過了八年的流亡生活，輾轉來到台灣，盡力於推行國語的工作。

那次我回北平，正是十七年的秋天，和亡友白濤君同時參加國語運動的中心機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從他的稱道，曉得京城大學後來邀請了一位他的朋友去擔任我的課程。濤洲說的朋友便是本書的著者董長志先生。不記得是哪一年了，董先生曾經以濤洲的紹介在駕北平朝陽門大街的高所來看我，正不巧我躺在牀上生病，就「緣慳一面」了；一直隔了許多年，到去年，三十五年，我們通了幾次信，就把憑約請來台灣參加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工作。當他快要到台灣的時候，我又去北平

公幹，三十六年春天回來纔正式相見；我心裏老懷念着，他一定替我彌補了二十年前那教學上的缺陷，完成了「後來居上」的工作吧，可一直沒有工夫談這問題。最近董先生和夫人魏康女士一塊兒來，拿了一疊書稿給我，看，啊，原來是「實用國語文法」！我一見，盤旋在心裏二十年的缺陷，不用說，早經他給補償了。他賢伉儷說要我寫一個序，我還能推辭嗎？

我對於文法研究是心有餘力不足的，可又有什麼話能說呢？不過，我可以指明：

1. 他由實際教學上累積的經驗寫成這部書，是合於「實用」的第一點；
  2. 他為當前的需要，仔細地分析，純粹就活潑的應用的語言舉例，是合於「實用」的第二點；
  3. 他用圖解的方法做分析說明的骨幹，給學習的人有一種尺度可以依據，是合於「實用」的第三點。
- 董先生自己加上這「實用」兩個字，是真實不虛的，我想和現在台灣省國語教學的客觀要求正相合宜。他在自序裏說得很平實，不用我再多說了；又有齊鐵恨和何容兩位先生參加校閱，他二位是與董先生一樣有教學經驗和文法研究的，我相信經過了集思廣益的工夫，尤足以表示這部書切於「實用」。

我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關於記載的工具卻不是純粹對照語言的，形成了一種表意的文言公式，所以劉復博士曾經給文言定了一個名目，叫做「符號語」。他在「中國文法講話」裏說得很清楚，這一種符號語簡直不是一時一地的實際用語。舊時代教育制度，一般基本教育的階段都是人

（接上第六頁）

# 評李杜詩〔續〕

傅庚生

除卻天倫的昆弟，便是朋友。偏巧李、杜二人頗有些懷思贈答之作，很容易找到詩例。先看李白的「魯郡東石門送杜甫」：

辭別復幾日，登臨徧迴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快要分手了，何時再相見呢？乾一杯酒罷！八句詩不過是這樣淡淡的兩句話。在這裏，天外飛來的想像無所用其伎，需要緣情以綺靡的時候，太白的詩才就未免顯得有些枯槁了。再看他的「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這裏稍有些觸機，沿着汶水流開去了；但也只是一支想像的小花朵，雖太白之高才，也不能激堂坳之水為滔天的巨浪。贈汪倫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與此可作一例觀，這兩句的可傳，多半只在具聲辭之美的「桃花」二字上。

又如他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可是畫得遠了。遠帆漸盡，天際江流，想像的高飛遠舉與依戀遲行的情懷迷離撲朔，又加上「煙花」二字聲辭之美的襯托，完成一首很好的抒情詩。但也只許我們讀這一首，不該再去讀他的另一首「送別」：

……送君別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

原來太白的想像僅走這一條路，而且又很可能是由王勃的「閣中帝子今何在，窗外長江空自流」句中化出，依戀遲行的情懷敢莫又是誰？於是使我們不禁又有「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的空虛之感。

委實太白並不把離別當一回事，倘不是由于情感儉薄，只好承認他的略達。他的「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鑪；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廟吹。鸞路碧海夕，雁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令我們讀起來，也是祇覺詩興逸，誰云詩興悲；他的茫然之恩更令我們茫然了。

少陵卻是把朋友一倫看得極重的人，對李白更是「吾意獨憐才」，並且諒解他，說他「伴狂真可哀」。他有一「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惋惜太白的生不逢辰，可謂推巔備至；「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替太白打算盤比替自己籌劃得還周到。自己早已說：「居然成漢祿，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覲覲」了，卻不以太白的能享名千秋為已足；「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像是忘記了己身的困羸一般，可見他眷眷於友情之深。

似他這種以情相遇的人，撞到因專業納交的朋儕，便往往感到不足。試看他的「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疏。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年彌老而情彌篤，「多病獨愁常闕絕，故人相見未從容」，（「寄錢迪」）這種嗷嗷求友、直道率真的情志，誰堪比並啊！

他的同情心極其深廣，隨有所觸，都會使他把渾身激動的血液奔注到一個方向去，凝結成紅寶石一般令人咋舌的詩句。他的「江南逢李龜年」：

妓王宅裏尋常見，權九爺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兒的「落花」二字，除了與李詩的「煙花」同具聲辭之美以外，更有情景交融的韻致上的和諧。據「明皇雜錄」載：「天寶中，龜年特承恩遇。其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此便是落花身世！今昔盛衰的感觸，都藉着這落花描繪出一個輪廓來。

朋儕中也難免有些不大懂事的人，或是一般少年特達之士，往往要看不起前輩的老朽；心上一驚，便也形諸詠歌。李白有「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風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內手如團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權中虎，纏繞隼上鷹；何時騰風雷，搏擊申所能！

未免是跟小孩子們一般見識了。曾文正說：「『搏擊申所能』，亦有李廣新霸陵尉之意。太白千古英豪，度量亦殊不廣。」是的，高自期許的人，那裏禁得起橫來的損傷？從此也可以見出太白的植根並不厚，而且他於老子「知雄守雌」的理論也還沒有力行的修養。他本是「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的根柢，一遭到新平少年的使性子，他自然很容易的會來一套再為馮婦；這原是常而不是變啊！看他的「陌上贈美人」：

駿馬驅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春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這便是太白的少年行徑。駿馬驅行，垂鞭直拂的豪客，怕不也很自然的喝道：「不能死，出我胯下！」

杜甫「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驚羣。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說來令人心寒意懶；杜陵實在又是憐恤那些自謂乖巧的少年的愚蠢，想用話語去開解他們。他的「赤霄行」：

老翁真莫怪少年，葛亮黃和青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這便是「不爭好惡」的源頭；臨眺着雲白山青的遠景，目睫之前的小物事便模糊了。而且他跟這一類的少年自始就不是一條路上的人，所以還會一

心撲實的以情誼相託，遂致被人看成僉父。他終於又不懂這批少年何以相笑相疑，正像少年們不懂他的何以頭白齒落一樣。就與少年相知說，他遠不如李白，他只是「一個村夫子」。試看他的「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踏人牀。不通姓字誰家甚，指點銀瓶索酒嘗。他所照不過眼的粗豪年少，正是李白當年。就當時的社會環境說，杜甫是最不合時宜的，所以潦倒一生；李白本較圓通些，只為一時得意，狂傲過了火，爬得高也跌得重些。太白是一記得長安還欲笑，子美是「無處告訴只顛狂」。這無情的社會啊，永遠會把情深的人看成傻子的。

順便再談一談向友古人的問題。太白的詩，有一些是接近陶淵明的；因為他這種玉厄無當的詩篇，如不擇地而出的泉水，迹近於自然的緣故。有些詩也似乎是有意規為淵明的風格的。如「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願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除了辭藻稍形工麗些，幾乎可以亂陶詩了。這是一首好詩，大約是醉後真有些忘機的時候寫成的。待到「月下獨酌」的「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就見出矜持來，不如陶詩的一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了。另如「山中答俗人」：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曾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也比陶詩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寫得費力，見出「心」上並不十分「閑」來。又如「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醉欲眠卿且去」，直用陶潛語，幾於無心；綴上一句「明朝有意抱琴來」，竟成有意，有意便是造作不自然了。而且這兩則詩題的「俗人」、「幽人」，也表示着不能和光同塵的意向；淵明心上就沒有幽與俗的界限。道是人家俗，自家先已俗了。總之，太白詩風格類淵明處，多半是「接以迹而不接以心」的，他那裏會有淵明的深沈？

杜甫晚年的詩就漸近自然了。他原無意於學淵明，由於情之真便自然接近古人的質處；可以說是「接以心而不接以迹」的。如他的「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遺興莫

過時。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他自知已經有些懂得淵明了。又如他的「獨酌」：

步履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黏落蕊，行蟻上枯梨。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頗有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情味。他的「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雙眉。

頗有些「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的味道。只是「不是傲當時」與「心遠地自偏」相比，「欣欣物自私」與「吾亦愛吾廬」相比，仍有一間之差；細心體會，自易領略。但這是「思」的尺度

而不是「情」底，由情真上說，子美實已無愧淵明了。

再如他的「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祇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迴頭錯認人。讀書雜字過，對酒滿壺頻。近歲峨嵋老，知余懶是真。

「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仰面貪看鳥，迴頭錯認人」，都頗有些自然而然而無可無不可的光景了。「祇作披衣慣，還從漉酒生」，「讀書雜字過，對酒滿壺頻」，跟淵明的生活也打成一片了。魔障還在有「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近歲峨嵋老，知余懶是真」的意念。老莊的說法，我們不能執以責杜甫；難道說「毀方而瓦合」，「人不知而不愠」，老杜也忘懷了不成？但是我們沒有理由用陶詩去衡量杜詩，而且杜詩到了這種境界已經很可喜，他的無心偶會勝似太白的有意更張。在此我只想說明情誠能觸及古人的真處。既識古人之真，也便能尚友：「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遂以發生曠世的神交。

能夠尚友，纔可以千載下與古人發生感情上的聯繫，纔會設身處地，

纔能如王靜安所說的「入乎其內」，纔可以創作出較好的懷古的詩篇。非

然的便只是站在圈子外面說話，不能使古人、作者與讀者三股魂靈兒結成

沉澁一氣，力量也便要薄弱許多。譬如太白的「蘇臺懷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又「越中懷古」：

越王句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祇今惟有鷓鴣飛。何嘗不都是好詩？但只是藉專立論的文章，說明些人世上滄海桑田，華屋山丘的變幻而已，在我們心靈的湖水上，只能吹起一層漣漪，而不會是洶湧的波瀾。

這「漣漪」是讀者與作者共之的，在即景生情的當時，作者的心弦顫動原即微弱。太白對這類事一貫的作風是不當心，即使是專詠那一個人的也一概流于泛泛。試看他的「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濺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邱懷宋玉，訪古一尋芳。

又「昭君怨」：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柱，死留青塚使人嗟。

這些詩的醒目處，怕仍是「猿聲夢裏長」，「深影照明妃」想像功深的辭句，和「桃花飛濺水」，「燕支雪作花」聲辭幽美的藻飾。一落到以懷古的情緒作結時，便只能寫出一「訪古一尋芳」，「青塚使人嗟」等單調而淺露的句子。太白的想像是天矯騰挪無所俯仰的，不慣於與情相生，所以每逢抒情時，他的想像活動範圍就狹窄得可憐，不得已時只好用生硬的情語填滿空隙。

我們試參閱子美的「詠懷古跡」：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恨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悲」只合點題，「一灑淚」只算承說，他絕不令這種直接抒情的字句佔重要的地位；又有深知搖落、悵望千秋作幫襯，藉與昔人通心曲。

「空文藻」是傷逝之情，「豈夢思」明尚友之旨；宋玉是藉夢以諫楚王，不是閒唇吻去汗裏神仙，工部是知之甚稔的。結到人物全非，指點今疑，無那悲涼，溢在言表。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又：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閣春風面，環珮空隨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羣山萬壑」，寫道塗的崎嶇，也在象徵着人生途上的坎坷；「尚有村」

說出人世上的變幻無窮。「女爲悅己者容，士爲知己者用」，昭君爲了爭強知恥，終於蕪絕異域；杜陵也爲了不慎逢迎標榜，流落他鄉。琵琶曲中分明怨恨，這首詩裏的士不得志的怨恨也分明在；不止是憐他人之慨。「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一聯，寫盡了昭君的一生，也傾吐盡了她生前死後的哀怨。不是情深似海的人，便不能體味到那薄命的人兒幽怨的尖端，永也不會拈出如此精強頑韌的詩句。

太白豁達，許多事便不甚關心；子美情深，常容易流連光景。對人如此，對物亦然。李白「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興因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分明表現着「人似風後入江雲」，「輕離輕散尋常」的曠達之思。杜甫「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離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去，穿花貼水益霏巾。

卻自含蘊着「情似雨餘黏地絮」，「更行更遠還生」的依戀之感。王靜安說：「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意思似乎在這兩種不同的情意，可以具備於詩人一人之身；亦即詩人時而豁達，時而嚴肅之意。但詩的風格往往也各有所偏，就李、杜說，太白就常常接近前者，子美則常常接近於後者。

爲了太白的想像豐富，他的詠物詩便是忽而天上，忽而地下，變化無方，不可紀極。他的「宣城長史弟昭贈子琴溪中雙舞鶴詩以見志」：

令弟佐宣城，贈余琴溪鶴；謂言天涯雪，忽向窗前落。白玉爲毛衣，黃金不肯博。常風振六翮，對舞臨山閣。願我如有情，長鳴似相託。何當駕此物，與爾騰寥廓。

一派登仙凌物的遐想。「見野草中有名白頭翁者」：

辭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似相諂，流恨向東風。

又是數老差卑的俗念。「魯東門觀刈蒲」：「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煨。羅衣能再拂，不畏素塵燕。」「詠鄰女東窗海石榴」：「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一攀折，引領望金扉。」又都是「閒情賦」一般的情致。

高的太高，低的太低，這裏的不和諧說明了太白於生活還未能掌握了舵。

工部卻是無所往而不度入他的腕腕之仁、惓惓之義的。他的「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一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彼陶中無寄託，筆無遺情，如謝宗可、墨佑之流，直猜謎語耳。「豈止傳出胡馬德性之調良，原來背後寓有肝膽相照志士的風標；一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杜甫「題壁畫馬歌」）將馬給人性化了，而後當牠成老朋友一般的看待着。再看「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願其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

便又有同屬淪落天涯之感了。在情感上並不卑視禽獸，也時時以誠相接，先已有了心上的無間，所以每藉以爲寄託時便極其自然。「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鸚鵡」）「亂世輕全物，微塵及禍福」，（「鹿」）都不見強爲援繫的痕迹。終於打成一片，與麋鹿爲友了；「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羣。」（「曉望」）把自己還給自然，纔談得上與花鳥共憂樂；「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堂成」）人類的情感發揮到此般境界，纔算臻於仁恕之域。他甚至於提出如此的抗議：「飛鳥散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早行」）隨你去笑他的迂闊罷！

至少昔人的抱負是以仁民愛物爲極致的，這一類詠物的詩就該是「竊比擬與契」的詩人的安頓處。這是根源的善，超奇的美，須索修辭立誠，出之於感情之真，閨中肆外，纔能美善相樂。「清風無間時，蕭瑟終日夕，……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李白「南軒松」）只是好勝的話說；「苦心豈免容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杜甫「古柏行」）也只是解嘲的賡語。「隨風潛入夜，潛物細無聲」，（杜甫「春夜喜雨」）頗有些光景了；只是「潛」字還不甚好，改作「勻」何如？便我不禁記起陶潛的「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之句。

李杜各有抱負，都沒有負其志；不得已就一個爲鷗，一個爲鷺了。李

白自喻會說：「白若白鷺，清如清溪；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

（「贈宣城宇文太守」）又有詠「白鷺」的詩：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壁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旁。

杜甫自喻會說：「白鷺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奉贈韋左丞丈」）「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又有詠「鷗」的詩：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輩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欲問他二人果已似鷗鷺忘機否？曰：否，否！談何容易。杜甫身受儒家的洗禮，時時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為己志，自不消說；李白於老、莊的思想，也不過耳濡目染，知之而不必好，偶而好之而不必樂，所以還遠遠得復。他的「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對庭前，一鳥在鳴。借問此何時，春風飄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忘情」並非由于「曲盡」，只是他又醉了；他必須藉助於酒。「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獨酌」）「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待酒不至」）「捨無阿堵，便不能忘情」。「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秋夕旅懷」）「衡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江上秋懷」）「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這些詩裏不見酒，就不免愁眉苦臉的起來。待到「友人會宿」：

淋漓千古愁，鬱鬱百憂飲。良宵宜清談，皓月未能寢。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

酒醉之後，方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杜甫的心跡，讀他的「江漢」就可以大略知道：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以能體貼入微。試讀他的「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寄垣深；用盡關中力，君聽空外音。

陣陣的砧聲，都隱藏着懷遠的淚水，而且不止是懷遠，這裏令人體會到騰擊而深沈的情愛，這斷續的砧聲於是乎成爲人世間最美的戀歌。而這位聰敏的詩人，在結句也寫出他的同情之感，真是仁人之言，藹然動聽。這時再去讀李白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子夜吳歌」）不過只是泛泛說去而已。社會上多少不平事，太白在「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的時候都把它給「忘」了。杜甫卻是念茲在茲的，他的不能自己之懷不容他緘默無言。他的「暮寒」：

羈隱平如樹，風含廣岸波。沈沈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形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實城關。聖人復誰思，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只惜多士盈朝，沒有一個「仁者」，他們只有等到漁陽鼙鼓動地來時，纔曉得「戰慄」呢！

我們諷誦李、杜二人的篇什，有這樣一種感覺，覺得他二人與西漢的揚、馬有約略相似處。他們都以獻賦晉身。玄宗看待李白，也與漢武看待司馬相如同樣的有「俳優者之」的味道。「唐書」載御手調羹，賜金放還，以至「天寶遺事」載宮嬪呵筆，「李白外傳」載作樂章賜錦袍等等，都是狎弄近幸之舉，太白卻誤認那是君臣際會了。他的「溫泉侍從歸逢故入」：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明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正是得意忘形、受寵若驚的時候。他的賦頌詩也和漢賦一樣的內寓諷

諫，如「明堂」、「大獵」等賦，說些什麼，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一類的話，可見他的用心。另如「宮中行樂詞」：「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又如「清平調詞」：「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也都有諷有諷，結果卻也是一「瀛一動百」了。後來一失意，便說是「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絕」，到底又是以能賦的宋玉自況。有時又不知自重，妄與嚴子陵相比，「酬崔侍御」：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不知光武與嚴光是何等的交情；李白不過只是偶得君王帶笑看而已！後來夜郎遇赦，還說：「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自漢陽朔酒歸寄王明府」）重以相如自比。他實在又不如相如的聰明曉事，相如「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他自己是何如人，漢武看他為何如人，他懂不了。太白卻至死不悟，不免多發些狂嘯，多受些罪苦，是一個可憐的人。

杜甫的「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空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似似相如。

賦似相如，是謙異之詞；草玄該是他志之所在。「又作此率術王」：「白頭授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是他真心的自白。他欲以稷契自比，又作了許多詠歎諸葛武侯的詩，可以就他的抱負何似。但他又不似揚雄的悔其少作，也沒有真的去草什麼經，「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宗武生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題」）他知道歌詩是同樣可以壽世的，便不學揚子雲的希聖規賢，馴句實經了。說來說去，還是老杜的情深使然，「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酬郭十五判官」）「因情即景，觸景生情，只是弄不脫手。所以「他鄉遇舊，不敢廢詩篇」，（「歸」）廢了它便深遠於自己的情志啊！

最後，我們讀工部的「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為人性僻耽佳句」，不是說眼前這一句，是說這一輩子跟詩打交道了；「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不是說推敲這一字一句間，是說天假吾年，藉詩

以傳不朽；「老去詩篇渾漫興」，自知功候完熟了；「春來花鳥莫深愁」，朝聞道夕死可矣；「新添水檻供垂釣」，何妨優游閒暇，有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之意；「故著浮槎替入舟」，人間天上，俯仰已知，不假更去鼓棹容與；「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尙友古人，鼎立而三，值江上水如海勢，他猛可的想到自己也是水到渠成，行且泄於尾閘了。聊短述之，這一篇大道理雖寫詠懷百韻亦可。

「渾漫興」的總會驚人，「莫深愁」的總能感人；這是杜甫的成就。情真所以動人，深所以涵人，廣所以覆蓋天下古今；少陵詩之所以偉大，由於他同情心的深廣。從心所欲，情感本然已真，思想粹然以善，已達情知新合的境界，它自然不踰矩，形式灑然而美。因為十分合於理想的詩是無聲之樂，無言之美，是白紙一張，是任何人也不能到的境界，所以我說杜甫的詩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於是乎李白的豪放，便只是一節的精華。杜甫的「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念管，感激異天真。

這「天真」便可當得杜詩的的評。李白的一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恰好可用以評他的詩。美景良辰，笛韻也悠悠跌宕，令人有蕭灑出塵之想；只是江城五月不會有落梅的真景，那只是玉龍的哀曲而已。它不真，所以成就了空靈之美；它不真，所以也難臻於美善相樂。

這恐怕只是我個人的偏見；我卻希望密詠恬吟的人，人人暫且有他的偏見，聊勝於道聽而塗說。我今番大膽的寫出我這一偏之解，由衷的希望得到明達的教誨。

★ 刊叢史文明開 ★

## 微闡易周

五四·〇冊每 著大世徐

本書者拋棄了歷來聚訟紛紜的周易注疏，專事研究經文，創立了新的解釋。一、觀六十四卦是指六十四種人事，合起來便成爲一部研究社會科學的書。二、認周易中的人生觀，以及對於政治道德方面的見解，和儒家道家都不同，別成爲三晉思想。三、從經文中考定周易的作者爲中行明，是晉國中行氏的族人。四、周易是他的奉使、戀愛、被囚和求救的自敘傳。這是他的創見，確能給周易以新的評價，一掃歷來象數學說給與它的障蔽。

★ 行印 店書明開 ★

# 論唐詩中的助詞「可」字

紀伯庸

唐詩之妙，多在助詞，若助詞不明，詩意必晦。今先就「可」字，略實一得之愚。

「可」字，通常用作可能、推量、命令以及約略的數字估計（如「史記」「匈奴傳」：「卒可四千人。」「漢書」「王章傳」：「年可十二。」等是。）等義，此種普通用法，本文均略而不談。唐詩中常有許多特殊用法，後世詞曲中亦然；且有一脈相通之處。

如絕句中第四句多用「可」者：

「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杜甫：「三絕句」）

「嫁與將軍天上住，人間可得再相過？」（戴叔倫：「聽韓使君美人歌」）

「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李商隱：「代魏宮私贈」）

「半月離居猶悵望，可堪垂白各天涯！」（許渾：「酬綉州于中丞使君見寄」）

「早是人情飛絮薄，可堪時令太行寒！」（李咸用：「依韻修睦上人山居十首」）

推廣上舉各句的「可」字，實含「不可」之意，殆即「不可」的省文。「尚書」「堯典」：「試可乃已。」「史記」則作：「試不可用而已。」「咸王琳」（「經義雜記」二十二）：「古人語氣急」，二十三：「五帝本紀書說」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皆以為由於古人口氣之緩急而有分別。古書中此例尚多，如「如」與「不如」，「得」與「不得」，悉見「臧氏雜記」；焦理堂「論語補疏」在「其得之也患得之」章亦有論及。如所云，「可」表示語氣急，「不可」則緩。蓋可本猶疑之詞，「可」與「不可」常有時含糊，不甚有判然的分野。這也是中國文字特別的地方。古代或者只有一音節的「可」字，（不可曰可，意為「反可」，還是一音節。）後來纔發展成確定否定語氣的「不可」。

又如律詩的對偶句：

「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鄭谷：「江際」）

「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同：「多情」）

如上例，可字與那字相對，有「何」之意，可與何音近，是可以通假的。全唐詩中，「可」字下注「一作何」，及「何」字下注「一作可」者頗多，足資為證。又如左例：

「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

「謾勞筋力趨丹鳳，可有文詞詠碧雞。」（吳融：「送弟東歸」）

「可道新聲是亡國，且貪惆悵後庭花。」（同：「水調歌」）

作為對句或轉語的助詞，「可」解作「何」，尤為分明。又如：

「高眠可為要玄纁，鶴尾金爐一世焚。」（皮日休：「寄潤州博士」）

「五兩青絲帝渥深，平時可敢嘆英沈。」（胡宿：「次韻徐爽寄」）

在助詞複用的場合，「可為」即「何為」，「可敢」即「何敢」。

此外，還有可字與會合用，作「可會」的：

「可會衙小吏，恐謂（一作「為」）踏青苔！」（姚合：「武功縣中作」）

意謂：曾有小吏來乎？恐其踏損青苔也。

「賞春唯逐勝，大宅可會歸。」（李鄴：「長安少年行十首」）

還有，與「可會」相當而運作何會的：

「牛女年年渡，何會風浪生？」（杜甫：「天河」）

「煙水何會息世機？暫時相向亦依依。」（溫庭筠：「滑州題」）

「何會」「可會」殆一義，謂「不會」也。

又有「可待」「可要」之例，亦是「何待」「何要」之意：

「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李商隱：「復京」）

「潘夫自有孤雲侶，可要王侯知姓名？」（方干：「山中言事」）

「停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李山甫：「項羽廟」）

其徑用「何要」者，如：



「此中是處堪終隱，何要世人知姓名？」（杜荀鶴：「送孫山人歸天台」）  
用「可待」之例，如：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錦瑟」）

「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同：「牡丹」）

語意與「可要」全同。（元曲「蕭淑蘭」第三折「嫂嫂可要坐守行監」，  
「百花亭」第四折：「你可待碧梧棲老鳳凰枝」，用法大體與唐詩同。）

還有「可在」之例，唯較少：

「可在青鸚鵡，非關碧野雞。」（李商隱：「和孫樵章句孔雀賦」）

「猶自開鐘角，樓身可在深？」（方干：「鏡中別樂二首」）

「有心爲報懷權略，可在於期與地圖？」（周曇：「詠史詩，荆軻」）

「可在」，殆有「不必……亦不要」之意。劉淇「助字辨略」卷三，李嗣  
元「方言」卷下，均謂爲與「何必」相通，甚是。「在」字與「必」字  
相關聯之句，如：

「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隼。」（李益：「輕薄篇」）

「不必」不在「遙相對應，又有以「不在」爲「不必」者，如：

「勝賞不在遠」（李夷簡：「西亭暇日書懷十二韻，獻上相公」）

中晚唐以後，常用「可能」，如：

「可能塵土中，還隨衆人老。」（白居易：「仙娥峯下作」）

「立意亡機機已生，可能朝市汗高情。」（韓偓：「偶題」）

「落日鮮雲偏聚散，可能知我獨傷心？」（徐鉉：「賦得有所思」）

「可能勝買酒，猶自滯長沙？」（白居易：「憶微之，傷仲達」）

「可能休涕淚，豈獨感恩知？」（可能，一作不能）（杜牧：「除官，行  
至昭應，聞友人出，因寄」）

「爲問東山謝丞相：可能諸妓勝紅兒？」（羅虬：「比紅兒詩」）

「無計延春日，可能留少年！」（許渾：「惜春」）

皆「何能」之意。亦有運作「何能」的，如：

「何能隨衆人，終老於塵土？」（白居易：「和我年」）

以上大體說來，唐詩中可何二字多通用。古書中可字又有表疑問者，如  
「史記」：「關相如傳」：「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與否？」唐  
詩如此用法者，如：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杜甫：「江畔獨步尋花六絕  
句」）

同樣形式，在後世小說中常見，如：

「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儒林外史」三回）

「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紅樓夢」六回）

日常口語裏的「你可知道」？「可不是」？「可不」！也與此用法近似。  
此可字，吳音又轉爲「阿」，並有「阿是」「阿會」「阿好」等複合詞出  
現，如：

「張大少爺，阿有相好嘍？」（「海上花列傳」第一回）

黎劭西先生「新著國語文法」三三四頁，對此有詳細論述，可參閱。

由此種用法發展出來的，又有「可是」，最早如「世說新語」：「品藻篇」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元曲及小說中屢見，如：

「父親，可是那一位大衙門告他去？」（「陳州糶米」第一折）

「這十年光景成虛話，可是真假疑怪？」（「薛仁貴」第四折）

「敢問樵哥：可是翠雲山？」（「西遊記」五九回）

下面的用法，近代語中還保留着其遺迹：

「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儒林外史」六回）

「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  
個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同，九回）

「賈玉因問：可是病了，還是輸了呢？」（「紅樓夢」一九回）

「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這二奶奶？」（同，二五回）

「可是」一詞，唐詩中用得很多，意思也各有分別，今分析如下：

（1）用作「不是」「並不是」較強的否定意義。如：

「索強欺得客，可是丈夫兒？」（王梵志詩，敦煌本，原目二七一八）

「西林可是無清景，祇爲忘情不記春！」（皎然：「春夜集陸處居玩  
月」）

「猿啼會下淚，可是爲憂貧？」（戎昱：「桂城早秋」）

「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感曙雞？」（李商隱：「漫成五章」）

「漢陵可是當時事？紫閣空餘舊日煙！」（韋莊：「過漢故宮」）

以上用法，等於「詎是」、「豈是」、「底是」，有強烈的否定意味。近  
代中國語，也還保留着此種用法，如：「石頭可是燒的？」「皇宮可是我  
們住的？」「蓋以疑問爲否定也。」

(2) 表輕微的疑問，實為消極的肯定。如：

「可是武陵溪？春芳着路迷。」(司空圖：「春山」)

「箕山渭水空明月，可是巢由絕子孫？」(徐振：「古意」)

其意好像說：「莫非是」，即文官的「應是」(肯定)「莫是」(否定)兩重(疑)等詞。唐詩中也用「莫是」的，如：

「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李順：「送魏萬之京」)

「鉛華不可棄，莫是棄鉛華？」(權德輿：「玉臺體」)

「人來多不見，莫是上迷樓？」(包何：「同諸公尋李方直不遇」)

「山僧未肯言根本，莫是銀河漏泄無？」(曹松：「山寺引泉」)

此種用法，並不多見。宋人語錄中偶有之，如：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朱子語類」卷二)

又，朱子注「論語」「文莫吾猶人也」句云：「莫是疑詞，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倘照此說，其來源也很古了。「搜神記」：「莫是恨朕不賞乎？」(卷二)「莫是在政別有異能？」「汾問：娘子莫是神仙乎？」諸例皆同此。

元曲中如：

「你看那水天連四野，莫是洞庭湖？」(「馮玉蘭」第二折)

用法與前同，但元人多用「莫不是」，今皮箋劇詞中殘留尚多。

宋時，「可是」用法如前述者，尤慣見，如：

「綠蕪衣底玄眞子，可是詩翁畫不成？」(元好問：「惠軒秋江捕魚圖」)

「可是忍寒時更切，故求野路踏瓊瑤？」(樓鑰：「樓村踏雪」)

「可是士衡殺風骨，卻將應賦比清纖？」(楊萬里：「松江蓴菜」)

明代也還有，如：

「自慚騎馬非閑客，可是山僧不解留？」(高啓：「山寺冒雨還西郭」)

「東風可是無情思？吹出新楊一樹黃。」(劉基：「將曉」)

「辭海」於「可是」條下注云：「(一)疑問詞，可，抑也，猶今吳語言阿是。(二)轉接詞，爲卻是一音之轉，故亦作卻。與卻字獨用義同。」

前所述的可是用例，相當於(一)唯事實上語氣有軟硬兩種，「辭海」並未注出，即劉氏「助字辨略」亦闕如。至於轉接詞的用法，唐詩中也有：

「繩角會隨上峽船，尋思如夢可悽然。」(王周：「再經秣陵二首」)

「參佐三間似草堂，恬然無事可成忙。」(皮日休：「寒日書齋即事」)

「世間多少事，無事可關心。」(姚合：「閑居遣懷」)

還有用複合詞「可便」的，如：

「可便無心邀賦媚，還應有淚憶袁熙。」(吳融：「上巳日在花下聞鶯」)

「尋常抖擻懷中策，可便降他兩鬢絲。」(徐鉉：「偶吟」)

「行藏一如此，可便老風塵！」(朱慶餘：「酬李處士見贈」)

「可便」之意，與「卻是」相似。現代語如「真的倒是真的，可是不很好」

「雖然東西好，可是價錢太貴。」此「可是」亦即上例語意轉折之意。

總之，可字在語氣中頗有關鍵作用，有時表面是疑問，而實際有可

能、推定、命令之意；有時也就乾脆表否定。可字之音與「何」「曷」極

近，其互相通假，自屬當然。又「可」爲上聲，「何」是平聲，詩歌上爲

了聲調問題而互易，也是一個原因吧？

(註)本文取材於日人豐田穠的「關於唐詩助詞」一文，而略加補充。原文刊「東方學報」(東京)十二冊第一分。

### 詩境淺說

俞陛雲著 每冊〇・四〇

俞曲園先生曰：「學古人詩，宜求其意義，勿獵其浮詞，而徒作門面語。」惟唐詩向少詮解善本，讀者第知循文韻讀，而不易得其指歸。俞陛雲先生乃文苑耆宿，曲園之文孫，爰擇取唐人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就其格調意義及句法等，安章琢句，剖析講解，娓娓言之，有深入淺出之妙，爲初學詩者之捷徑。

### 清真詞釋

俞平伯著 每冊〇・四〇

周美成詞，素以音律著稱，琢句精工，情旨敦厚，格調渾成，尤其風趣，爲北宋一大家。俞平伯先生對詞學有深切的研究，而於周詞尤有獨到之見。乃繼「讀詞偶得」後，再鼓餘勇，作「清真詞釋」。剝蕉抽髓，獨具匠心，解釋詳明，不蔓不支。凡分三卷，共二十七首，上卷係舊作，中卷爲近作，下卷則最近之作也。雖非通釋全詞，僅屬管見一瓣，但已足窺全味矣。

開明書店印行

# 歐陽修與散文中興

張須

宋之散文，與詞俱盛。世俗習焉常說，知稱宋詞，不甚稱宋散文，蓋不以宋為散文極盛之世。自我觀之，散文雖倡自昌黎，篤而論之，無寧謂為及身而絕。故散文中興，猶待二百年後之歐公而後實現焉。今請先陳昌黎失敗之原因。

昔揚雄有「文麗用寡」之說；昌黎示人，亦曰「文從字順」。然雄文實以艱深文其固陋，故卒為後世君子所譏。昌黎承八代之衰薄，因北俗之貞剛，毅然以古文為天下倡，可謂豪傑之士。惜其形貌雖脫拘繫，本質仍是淵奧一途。後人習稱「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含英咀華」，有其證矣。一陳言務去一之說，亦太耗心。受其法者，仍不得不在琢句方面過分講求。是其所解放成功者，僅在駢四體六方面易為單行排串而已。若乃「文從字順」四字，昌黎實未嘗以是為已足。其奇詞大句，骨重神寒，置身乃實在尋常文事之表。彼其所為非不卓特，非不精能。所難者以此為天下倡耳。且昌黎已知文章之能事在一立言一矣，而承八代尚文之餘，竟不知美化之足為立言之累。問古之立言者，其詞意有不坦然明白者乎？散文雖視口語已為美化，然既曰返諸先秦、兩漢，則必當以「尚質」為歸。既尚質矣，其美化自應有其限度。徒以詩賦進身，奮會致力，又嘗醉心宏博，三試而未第，雖離瓊瑤，未能棄捐。蓋雖曰倡為古文，其實駢文陰影仍自不離左右。故劉熙載云：「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起衰之說，衆所共知；其集八代之成，則未可為不知者言也。昌黎既未能澈底做到「尚質」二字，其文又皆鑄自衆家，惟有力者能之。籍、混猶且僵汗，中材更難企及。加朝廷功令本尚麗辭，受法則戾俗，顧此則失彼。昌黎知干祿者衆，未易爭取徒黨，則揭「無務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十字，欲以障挽一般干進者之心；而不知夫遊其門者，其志皆在希冀四門博士薦進之力。貞元十八年時，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倕佐之。昌黎薦侯喜等十人於倕。自是科起，直至元和二年，除章綬玉不見於記外，他九人皆

登科，而李翱與焉。翱即昌黎答書，諭以「無務速成，無誘勢利」者也。是知翱之問業於韓，其志即在於速成，即在於勢利。故今年問業，明年即藉其力而登第。登第以後，會不見翱之古文有何成就見於紀載，答書所云，竟成孤負。昌黎不能動搖令甲，使朝廷變詩賦為論策；又不能身操文柄，親為「主持風會」之有效的倡導者。就正面言，則承受者稀；就他方面言，則妨害者衆。是其本身條件與外來條件皆有難副所求之勢，斯其古文運動之所以失敗也。

歐陽修者，雖嘗自道生十歲時，即已得假觀韓文於隴州大姓之家。然其習為古文，乃在二十五歲以推官居洛之後。以此比韓，亦頗相似。昌黎因貧求仕，登第不已，至於三試鴻詞，退觀所作，自比俳優，俯仰增愧。《與崔立之書》年三十，與馮宿論文，有「嗟聖不惑」語，始有確乎難拔之志。歐公少時，天下文字已有兩途：曰「時文」，乃四六體，應舉者所必習者也；曰「雜文」，則蘇舜欽、穆修之輩為之，世稱「雜文」，實古文也。歐公與荆南樂秀才書，自稱少時貪祿養親，始隨世俗作所謂「時文」，嘗穿窬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時文之體如是。其十七歲時應舉隴州，試「左氏失之說論」，中有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鬥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此而曰論，誠不知其異於賦者安在？而歐公已竟能之。故韓、歐當年少未第之時，其俯同流俗實乃一揆。而歐公之於時文，其功力尤深，故蘇轍謂其已能「絕出倫輩」。《神道碑》語。今觀其十七試隴州所傳斷句，足見一斑。精能如此，宜難自拔。乃一旦而奮為散文，竟奏非常之績，非惟當時徒黨之盛非韓所望已也；且自宋至今互九百年，凡散文作品，爰及一切攸關政學之議對書疏、專論大篇，其置詞立格，皆用宋人之法，而其中大氏皆有歐文之血脈在。此其故何也？封建社會，凡主持風氣之大師，高據文壇，欲以匹夫而收文學改革之全功，其必也需與朝廷令甲為枹鼓之應；易言之，即必須其事得官廷提倡之助力。此一橫括，得之

者成，反是者敗。唐取進士，以詩賦為主，才人必趨焉；詩賦而外，有策而無論，而散文之最便馳騁者即為論。唐制無之，則不足資以改革散文，此其一。有改革之志者，當為試官，乃得轉振頹風，返之正軌。而其時當軸重臣，如韓愈即四六作手，足以影響一代文風；韓、柳古文家，則遍讀不偶，竟不聞有知買舉之事，此其二。唐重詞華，已成風氣。太宗為「晉書」作贊，二王而外，特崇陸機。詩賦無論矣，即吏部以判取人，猶復以駢麗為體。終唐之世，未開帝者有革正文體之事，此其三。反觀歐公所處時代，雖曰時文盛行，士而求祿，不敢不為。然熟讀歐公集中之作，所謂「與荆南樂秀才書」者，則公之改為古文，繫於朝廷之倡率者，居然可見。今錄其略：

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強為之，故此時人之力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顧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勸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世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

文中「天子下詔書」一語，最堪重視。據公所自陳，此詔頒於「天聖中」，在公「得第」之後。檢年譜，歐公試禮部登第，又殿試得甲科，其事在天聖八年。其明年，公充西京留守推官，於時錢維演為留守，幕府多名士，公乃得與尹洙、師魯相從為古文。書中所謂「大改其為」者，即指與洙偕為古文之事。是時為天聖九年，其明年即更號「明道」，則天聖止有九年。此詔之頒，既在「得第」之後，則為天聖九年無疑也。既同是一年事，則頒詔與發憤為古文，孰為先後，殊未易明。據「邵伯溫聞見錄」，則歐公初工儷偶之文，及於河南見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是公不見洙，彼原未嘗為古文；今既見洙則意動，又因天子有詔，所以敢銳意自振而不疑也。○仁宗喜通俗文字，治小說史者謂平話之興自此始。其去文存質，殆非偶然。史載帝又會徇富弼之請，至制科不試詩賦。（石林葉氏語）斯亦足見仁宗一朝，最與散文運動有關。助力之大，無與比倫，吾所謂得官庭提倡者也。

天聖九年既降詔書，天下知散文運動自上發之，翹然向風。於是科舉法令漸有改進，直至歐公知買舉而後臻於大成。宋制：進士試詩賦、策

論。慶曆四年，歐公知諫議，乃獻「先考策論後考詩賦」之議。其說略曰：

凡買舉辦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詩賦、策論六千卷。……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者，限以事件若干其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謬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其節鈔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謬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

此即今日之所謂「甄錄試」也。是時詔書既抑浮巧，令學者為文須「近古」；最「近古」者，莫如散文，即莫如策論。今先考策論，而黜其「文意顛倒重雜」與「理識乖謬」之作，使試詩賦而中選者，皆為「粗有學問」之人；其重視實學之心，揭然可見。蓋朝廷既以實學風示多士，歐公居言路，即本其居洛所講求者，藉省試策論以行其改革，而即以「文意」「理識」為起衰振敝之續命湯。原其所以敢建此先考策論之議，蓋非無故。迨至嘉祐三年，歐公權知買舉，是時斧柯在手，公乃更得黜去儷怪之文，痛抑所謂「太學體」者，勝出，怨謗紛然，久而乃服。自是，宋之文體乃得駸駸復古。此事治文學史者盡人知之，可不復詳道。不知者以是為歐公神來之筆，一似從天而下，初無所因。知之者上溯天聖九年之詔勅，及其年居洛講求古文之往蹟，則泉脈雖遙，而分明可見。蓋宋廷之釐正文體，與公之散文運動，至是已歷三十年矣。文學亦何常？官庭所賞，即為風氣；古今中外，例證非一。當時此種改革，影響國論之大，殆難與比。近之則范仲淹為相，有詔州縣立學，下湖州取胡瑗教士法，著為學令；遠之王安石柄政，直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策論試進士。仲淹、歐公同調；安石亦歐公游揚賞識之人。散文風格，淵源不二。歐公之於文事，既已推陷靡清於前，使一時翻華崇實之風蒸為國論；震雷既耀，然後雨澤沛沛而人不驚。故其後安石之貢舉新法，雖謂自歐公開之可也。是皆有所憑借，資以行事，乃克致此，非一匹夫所能望也。

進論歐之成功，所以遠勝昌黎，則「尚質」二字，尤不可忽。蓋散文

一語本有解放束縛之義。昌黎所解放者，僅在句型，「文從字順」，實未做到。以故為之者艱，而文章未盡厥用。歐公續成韓續，而矯之以平易沖淡。此種改進，雖止在一轉手間，而擺落過度之裝點，簡省過度之雕琢，既無艱詞，亦無奧句，雖出於韓，而倍勝於韓。歐公以此號召，尤能爭取最大之領域，而更符合文章之職能。故一時俊乂，爭出其門，三蘇、曾、王皆衍其業。曾鞏贊之曰：「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祭文》）蘇轍亦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神道碑》）此皆狀其接近自然，去浮僞而歸清真，雖視口語為猶有距離，然在當時已為奇蹟。彼非惟能以色彩之沖淡代典麗，以字句之平易代奇崛而已，抑且起結益修整，輪廓益分明；易言之，其體段邊幅益典型化，務使觀者易瞭，學者易學。其天質所近，有溢於文字方面者，則又詠歎多，吞吐多，以和平雍容見風度，以低回感歎見精神。蓋歐公天性樂易，宜其形於文字者以安和勝也。推歐公提倡此種文字之意，身為士大夫，彼實未知今之所謂接近口語，接近大眾，過度推拒，未免近誣。究其所以變歐為平、削彫為樸者，蓋半由其資性使然，半由不滿時文奇僻，有此反應。其一「謝知制誥表」所謂「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蓋雕華之至，非樸鄙無以勝之。譬如膏者久飫八珍，苦其腥膩；山肴野蔬，轉覺清腴。質文遞尚，各擅一時而已。當時標置，本曰古文，豈有絲毫俯同口語之意哉？或有咎其不肯削省虛字，以致文句冗長者。如李光地云：「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意，說出來纔止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多少道理，纔止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梁章鉅『退庵論學』引）不知文字之由繁縮而舒暢，原為文學技能之一種進步之徵。肥殺之作，至「左」、「史」而已。察此境，議論說明之製，必至宋人，乃真能縱意所如，豈得以字句多寡為優劣哉？善哉劉大槐「論文偶記」云：「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是實知宋文之長者也。惜下文又云：「然枝蔓軟弱，失古人厚重之氣，自是後人文漸薄處。」此中「厚」字甚特商量。大氏古詩、古文，所以一讀而感其朴厚者，此由是有古字古言，不訓解則不能得其意，非若近作之一覽可盡可比。一覽可盡則淺薄，有待詮解則渾厚。是故句與則厚，文簡亦厚，厚之微妙，即在思維咀嚼之間。今歐文句長字縱，筆曲畢伸，則有待尋味處自少，斯所以有一枝蔓軟弱」之說也。然如吾說，凡為

文字不求雕飾，務返自然，則其外貌必甚古拙，其保存作者判那感情之量必多，則亦有朴厚可愛之處。歐公所謂「樸鄙」，予猶惜其未能真正做到也，審能「樸鄙」，厚莫甚焉。故海峯之論，未盡詳允。自我觀之，歐公之使字造句、結體謀篇，皆實能自存面目，不甘為韓、柳作輿臺。其靈感所寓，左右映帶，尤別有俊逸非常之姿，可以把玩，使人心醉。歐文之趣，端在此等。要之細意覷貼，不動火氣，是其所以為長也。然其短處，又在有心取索，不能精實。蓋文在天壤，駢散異宜；駢者唯美，散者唯用。用者因應業務，必求理當，乃能破堅，風神非所重也。呂祖謙稱會鞏「專學歐，比歐文露筋骨。」（「古文關鍵」序例）而朱子卻深予之，重其「文字確實」，又「能依傍道理，不為空言。」（「語錄」）蓋歐文作態，吞吞吐吐，故不甚露筋骨。會氏一味質實，故宗歐者頗少之，而正散文之佳境也。然朱子又惜會氏在「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此又見真能發揮事理之文，決不容有搖曳迷離之處。史公誠有此境，卻不必處處皆可做為。會氏施「寬緩」之筆於「緊要」之題，此雖非必如歐公之學遷太過，而析理不切，即不足以盡散文之用。竊謂歐公雖中與散文，而真能盡其用者，南渡以後，惟得一朱元晦。李光地云：

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以顯撲不破。朱子初學會南豐，到後來卻不似其少時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又是一句有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者落，不肯落空。

此數語深為得之。蓋審能增重散文者，平易沖淡也；而其足以病散文者，古文氣調也。文中能有風神澹沲之境，寧非勝處？特拈此為法，易於躲閃正面，使文字大段落空。散文而有此種流毒，害事非小。雖至今日，大中學生之為文者，猶往往蹈之而不自知。歐公能變浮巧為渾淳，而未能力化嫻娜為精實，但堪嗟賞，罕資實用，此傳山所以有「江南之文」之謂也。①

①按歐公以天聖九年三月至西京，以景祐元年三月去西京。而歐陽發「事迹」，乃謂「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為古文。」其下又云：「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為古文」，此實大誤。蓋詔書係天聖中所頒，遠在景祐以前。自歐陽發敘次舛錯，吳充行狀遂踵其誤，獨蘇子由撰神道碑，無此失。②筆者論散文，私謂宋人最為可取，其說具見本刊第五十五期、第六十二期各論文。

# 昌黎「古文」之真義

胡時先

世之論者每曰：昌黎爲文，其所以倡言復古者，蓋謂東漢以後，文體日卑，雕詞鑿句，綺靡浮華，未若古人之文之以氣勢神韻勝也。又曰：北周蘇綽，隋之王通，唐之陳子昂輩，皆先昌黎而斥駢體；復古之議不自韓始，韓其成功者耳。

此說似矣，未識昌黎之真也。

昌黎之倡復古，非徒惡斥駢體之型，蓋尤不善其質。（觀其務去陳言，不獨限於八代，即可知昌黎所重尤在於質。）其復古也，亦絕不與蘇綽輩同。

蘇綽輩爲文，但論其型；昌黎則不然。昌黎以爲型者，形也，質所生也；舍質言形，未見其可也。八代文敝，緣道喪耳；欲救其失，舍道末由。倘復古而惟型是務，姑無論竭力爲之，未必能肖；藉令曰能，亦空具軀壳而已。無其精神而有面目，終不得爲真古文。欲爲真古文，必也文與道合乃可。李漢氏以「道」之義序韓文，斯真得昌黎之心傳也！

韓文之「貫」道，與宋儒所謂「載」道者大殊。載道者，以文爲載道之器；貫道者，以文與道融而爲一也。載道者，爲文所以明道；貫道者，明道而後爲文也。載道者，文之所著，必關乎道；貫道者，因道生文，因文見道也。載道者，非道則文不苟作；作之則曰讀文。貫道者，無道則文不妄作；作之則曰汗道也。載道者，文道各別；文之本體，不必爲道之徽象。貫道者，文必象道；文道不二，即文即道也。載道之文，但論文字之型；清淡簡樸，言無浮華，即曰似古；貌能似古而已足。（首倡載道說之周進深以及其他理學家，皆不講求爲文。其於辭也，但去浮華；斯固不待論矣。其後亦主載道之桐城姚氏，於格律聲色以外，又兼言神理氣味；此若不可徒謂貌似者。然細察之，其神理氣味，實亦不過義襲而取，曾非集義所生；以言夫古，終難曰真。余謂其「似」古，謂其似古而「已足」，蓋非過論。）貫道之文，必審作者之德；居仁由義，其言藹如，乃曰真古；（此義見昌黎「答李翊書」）神必真古，斯爲上屯。

昌黎爲文，志在立言。（此意亦見「答李翊書」）立言者，立誠也。（昌黎之意，以爲非徒以文見書見即得謂之立言；必也文有其誠，誠以文立乃可。——此誠即「周易」、「中庸」所言之誠。）立誠則須修辭，而修辭之功又必自誠出。故其「答李翊書」云：「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昌黎爲文務去陳言者，於八代，固謂其非有道之辭；即古人之書，亦謂純駁相間，不可爲其所亂。匪特此也，雖聖賢之言，且亦未可貌襲焉。何則？貫道之文，辭自道生。道無定型，斯文無定辭。文準於道，不準於型，而後乃爲真貫道。真貫道乃可謂之立誠；立誠乃得謂之立言也。其於「汨汨然來」、「浩乎其沛」，且「懼其雜」，必「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況陳言乎？清儒方望溪曰：「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此殆不啻爲昌黎道之矣。雖然，猶未盡也。昌黎之意，蓋尤在斷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其儼然以道統自承，後世論者雖不之許，而昌黎之精神不亦可以見與？

昌黎直由仁義學聖賢，宋儒則由性理學聖賢；昌黎直由精神氣象學聖賢，宋儒則由克己復禮學聖賢。此特二者取徑之不同耳。取徑不同者，宋儒由佛而儒，昌黎由儒而儒故也。宋儒之學，固可曰精；而昌黎之學，愚不敏，輒以爲更能知其大焉。（非小佛、大儒之謂）程子謂昌黎由文學道，工夫顛倒，此非知昌黎者；所言適得其反，昌黎正由道學文也。由道學文，亦非無故。昌黎嘗曰：「……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於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用則施於人，此未可期之舉也。未可期，則不能不謀；一以傳之於徒而紹其業，一以垂之於文而爲後世法。凡此，皆求道之勿喪耳；豈如程子所云「專務章句，悅人耳目」哉？

昌黎文道合一之旨，與今人所論「從事藝術創作，須有藝術修養」之理極同。故昌黎所謂「古」文，其義實為「古道」之文。後世每以「古型」之文解之，淺之乎視之矣。昌黎而後，皆重古型，以是人格文章，各異其趣，而清人此弊為尤甚焉。姚惜抱以「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詔人；愚以為桐城末流，格律聲色，或似古矣；神理氣味，則迥乎未也。鄉愚亂德，固無往而不然耶！

昌黎之真精神，千餘年來，鮮有能深知者。蘇子瞻謂東漢以來，道喪文微；又稱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此數語者，凡屬文士，莫不知之；古文家流，尤喜道之。而於韓文貫道之義，終未能明，亦可怪已。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於貫道載道，雖嘗略言其異，然其要旨但在說明二種文學觀之一並「主重道，亦非能開發昌黎卓特之精神也。」（此或與其書之體例有關）郭氏病貫道文學觀不識六朝「文」、「筆」之分，病載道文學觀不明古者「文」、「學」之別，是郭氏雖謂貫道載道有殊，而其不滿二者之重道則一。不滿載道，是固宜然；不滿貫道，則郭氏不無蔽焉。按我國昔日文士，其論為文之道，大抵所注意者，皆為一般文章「底」藝術而非偏于文章「的」藝術。昌黎正如此耳。文章底藝術，非獨辭藻聲調而已；氣勢神韻，亦其一也。六朝所重之文章底藝術為辭藻聲調；昌黎所重之文章底藝術為氣勢神韻。六朝以「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為文，非然者為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說不確。觀昭明「文選」即可知。）昌黎之，即文須有文章底藝術，而筆則否。依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說，則駢儷無韻之筆，自亦講求辭采聲調；然六朝於非駢之筆，終以為不必具有若何文章底藝術也。昌黎則以為一切文章皆當有其文章底藝術，皆宜講求氣勢神韻。氣勢神韻者，吾人精神氣象之表徵也。精神氣象，聖賢為勝；而聖賢之精神氣象，又一出於道，故昌黎遂主文與道合也。六朝之文章底藝術觀有偏；昌黎之文章底藝術觀無偏；（其實皆不可謂之「文學觀」）於此即可見郭說之有誤矣。六朝之所謂文，會非專指文學——文章的藝術而言。郭氏謂昌黎混文、筆為一，其意似即謂其混文章的藝術與文章底藝術為一。愚以為此正郭氏混誤耳，亦非昌黎混誤也。郭氏於貫道載道，并謂其誤，故於昌黎

特異之精神遂亦忽視。（宋儒主載道者，不惟不重視文章的藝術，即文章底藝術，亦不講求。與昌黎之主貫道，既重文章底藝術，復不輕視文章的藝術者，實一大一異其趣。）唯其然也，故於貫道真義，思之乃不能深，言之乃亦不克精焉。愚憫昌黎精神之久溷不顯，用特詳為著之。然此乃為客觀之敘述——文學「史」性之敘述，非示愚之主張。愚別有文字批評歷代文章之五種氣象，茲限篇幅，姑不更贅。

胡先生此文自謂深知昌黎之真精神，虞無異議。惟文後附加部分，涉及鄙著，稍有可商。貫道、載道之分，除朱子偶有論及外，前人似均不注意及此。虞於此說，可分二義。由文旨，則為形式兼性體問題，故不妨謂貫道說不識六朝又筆之分；由道旨，則正闡貫道說文與道俱之旨，觀論三蘇及朱子文論時自可見。此與胡氏之旨似無出入。所不同者，胡氏以為宋儒由佛而儒，昌黎由儒而儒，而虞則以為宋儒亦未嘗不從精神氣象學聖賢，（見「二程語錄」）故以為貫道、載道之分並不在此。二者之別，若由文旨，乃取徑由學文與不學文之分；若由道旨，乃範圍局備家與不局備家之分。此所以不甚以貫道許昌黎，而反以貫道許東坡。虞於貫道、載道二義，初無偏袒與不滿，於三蘇文論中闡貫道之說，於朱子文論中又申載道之義，絕未嘗「於貫道載道并謂其誤」也。謂其誤者，只在以筆為文以學為文耳。（文筆之辨，見拙著「語文通論」中。）正因不輕視貫道，故於昌黎文論中一再言「韓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學家是求道而忽文，一個是體會有得，一個則得魚忘筌。」載道則文是道的工具，明道則文是道所流露。「亦不與胡先生所抉發之真精神有所不同也。然虞所以不敢強調此說者，則以裴度護昌黎之文而宋儒又護昌黎之道，故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於昌黎亦頗加讚揚，正以其猶不免「惟型是務」，難言貫道耳。辨答之文雅不願為，以胡先生來書囑公開發表，故附識於後。

郭紹虞 卅七、十一、一。

# 「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

何融

## 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文選」為一含有雙重性的集體作物；就其內容言，係許多不同時代作家之作品集合物；就編輯方面言，又係許多同一時代作家之集體產品。關於前者，凡讀「文選」者無不知之；但後者未被一般讀者所留意。

清朱彝尊「書」玉臺新詠後曰：「昭明「文選」初成，閱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精英，存三十卷。」昭明「文選序」亦曰：「遠自周宣，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卷秩既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懸遠，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顯。

清許翼行「文選筆記」引「密齋隨錄」轉引「中興書目」曰：「「文選」，昭明太子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三十卷。」按「梁書」，劉孝綽確曾為太子官屬，但何遜則從未任東宮官職，「中興書目」所言，雖不盡確，然已知「文選」一書並非昭明太子一人所編撰矣。

清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曰：「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憐、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為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孫說似較為詳明，然一考究劉、庾諸人之生平，則發覺其殊謬妄可笑。按「梁書」，庾肩吾向隨簡文帝蕭綱，為綱任晉安王及皇太子時之幕僚；劉孝威雖曾在東宮任職，但係在蕭綱為太子時代；徐陵於昭明太子為廢帝，（昭明卒時，陵僅二十五歲。）自晉初，即隨其父擔任職於晉安王府，俱未嘗為昭明官屬。雖然，孫說亦有其致誤之原因，查「梁書」「庾肩吾傳」曰：「初太宗（簡文帝蕭綱）在藩，雅好文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暹、劉孝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

僧、擢子陵、吳郡張長公、北海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孫氏不加深察，因而有張冠李戴之誤。至於襄陽、池州之樓臺，與昭明無關，亦至為明顯。蓋昭明雖生於襄陽，而長於白下；池州則更為虛構所不至之地也。（晉安王鎮守襄陽時或有選文之事，故有文選樓之名。）

## 二

蕭統以皇太子之尊而嗜好文學，故當時才學之士遊集東宮者至多，從「梁書」「昭明太子傳」下列一段記述，即可窺其一斑：

「引納才學之士，愛賞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聞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昭明居皇太子之位達三十年，年時既甚久長，名才出入東宮者亦至顯赫，茲為易於了解起見，特先搜集昭明行事及當時學士有關東宮之事蹟，製為蕭統年表如左：

### 蕭統年表

齊中興元年 一歲	九月生於襄陽。
梁天監元年 二歲	十一月立為皇太子。范雲以吏部尚書領太子中庶子。王暕除太子中庶子。劉洽為太子舍人。到沅為太子洗馬，管東宮書記。夏侯夔為太子洗馬。褚球為太子洗馬。（？）
天監二年 三歲	受「孝經」「論語」。
天監三年 四歲	蕭琛除太子中庶子。劉勰後此為太子舍人，太子洗馬。
	「梁書」「劉勰傳」：「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



天監四年

五歲

通讀「五經」。劉洸通太子中舍人。

太子洗馬。「按沈約爲鎮軍將軍，臨川王蕭宏爲中軍將軍，俱在本年。」

天監五年

六歲

五月出居東宮。呂僧珍以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范岫侍皇太子給扶。

天監六年

七歲

劉孝綽爲安成王配室，隨府江州，尋補太子洗馬。陸倕爲太子中舍人。陸杲爲太子中庶子。蕭子範爲太子洗馬。蕭介除太子舍人。司徒蕭宏行太子太傅尙書令，沈約行太子少傅。劉苞爲太子太傅丞。庾仲容後此爲太子舍人。謝覽後此至九年前掌東宮管記。張縡後此除太子舍人。

「文選」陸倕「刻漏銘」注引劉琯「梁典」。「梁書」：「庾仲容傳」：「吏部尙書徐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按徐勉爲吏部尙書在天監六年。又「梁書」：「謝覽傳」：「出爲中權長史，頃之轉掌東宮管記。……（天監）九年夏……」按中權將軍，天監六年始設置。「梁書」：「張縡傳」：「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遷除太子舍人。」又曰：「中大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由此推算，縡十八之年即天監六年。

天監七年

八歲

劉洽爲太子中舍人。陸倕爲太子庶子，對掌東宮管記。庾詡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劉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通日爲太子講五經義。

天監八年

九歲

於壽安殿講「孝經」。農於陵與周捨同爲太子洗馬。（？）

「梁書」：「周捨傳」：「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按「南史」：「司馬筠傳」：「周捨在天監七年任中書舍人，本年疑已遷太子洗馬。」

天監九年

十歲

蕭琛以「漢書」：「序傳」：「真本獻鄱陽王世子蕭範，範轉獻於東宮。蕭藻爲太子中庶子。」

天監十年

十一歲

陸倕後此除太子洗馬。（？）許憇爲太子家令。昭明命劉之遴與張縡、劉暉、陸倕等參校鄱陽王世子所獻「漢書」真本異同。

天監十一年

十二歲

謝舉由太子中庶子掌管記，遷侍中。

天監十二年

十三歲

王規時爲太子洗馬。沈旋後此爲太子僕。

天監十三年

十四歲

始冠。劉洽爲太子家令。王錫後此爲太子洗馬。蕭子雲後此爲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

天監十四年

十五歲

「梁書」：「王錫傳」：「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詔書耶羅續。……」又「張縡傳」：「起家詔書耶，時年十七。」按縡十七之歲，即在本年。

天監十五年

十六歲

殷芸前此侍讀東宮。

「梁書」：「殷芸傳」：「遷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又「豫章王綜傳」：「（天監）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

天監十五年

十六歲

殷芸前此侍讀東宮。

天監十六年 十七歲 劉洽溼太子中庶子。劉勰時兼東宮通事舍人。後此遣東宮通事舍人何思澄致手令褒美何鳳。

「梁書」「劉勰傳」：「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按

天監十七年 十八歲 張率除太子僕。蕭子範為太子舍人，復直中舍坊。

「武帝紀」：「天監十六年冬大月去宗廟薦餼，始用蔬果。」  
「梁書」「何鳳傳」：「年登祖壽（七十二）移還吳，昭明太子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按何鳳七十二之歲即在本年。

「梁書」「張率傳」：「（天監）八年，督安王戍石頭，以率為雲霧中記室。……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遷除太子僕。」按督安王以天監十七年

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與在府十年之數正合。見子範「直坊賦」。

天監十八年 十九歲 蕭子範為太子僕。

王筠以母憂去太子家令掌管記職。到洽以太子中庶子領博士

見「梁書」「安成王傳」

普通元年 二十歲

王筠

以母憂去太子家令掌管記職。到洽以太子中庶子領博士

「梁書」「張縵傳」：「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普通初，魏遣劉善馬詣京師請和，求職縵，縵

普通二年 廿一歲

明山賓

徵為太子右衛率。張縵時為太子中舍人並掌管記。

善馬詣京師請和，求職縵，縵時年二十三。」按縵二十三之歲即在本年。

普通三年 廿二歲

劉孝綽

時為僕射。陸倕時為家令。張率時為太子家令。陸倕

「梁書」「張率傳」：「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

普通三年 廿二歲

劉孝綽

時為僕射。陸倕時為家令。張率時為太子家令。陸倕

時為中庶子。劉孝綽編次「昭明太子集」。劉峻卒。王錫為吏部郎中。

普通四年 廿三歲

東宮新置學士。明山賓、殷鈞

為東宮學士。王承以父憂去太子中舍人職。王規後此與殷鈞、王錫、張縵同侍東宮。

射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有：「粵我大梁二十一載」語。

普通五年 廿四歲

到洽復為太子中庶子。謝舉起

為太子中庶子。徐憚卒。

「梁書」「明山賓傳」：「（普通）四年……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又「殷鈞傳」：「東宮置學士，復以鈞為之。」「梁書」「王規傳」：「敷與陳郡殷鈞、

普通六年 廿五歲

到洽遷御史中丞。殷雲直東宮

學士省。王筠除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王規為侍中。

同侍東宮。……湘東王時為京尹，與朝士宴集……特遣蕭琛金紫傳昭在坐。」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解丹陽尹，又所著「丹陽尹傳序」有：「恭在河，茲為四載」語，故知湘東王最遲本年已為京尹。

普通七年 廿六歲

母丁賈續卒。陸倕卒。到洽薨

免劉孝綽廷尉正職。到洽出為雲陽長史、尋陽太守。孔休源領太子中庶子。

免官。……時世祖出為荊州。」按湘東王出為荊州刺史係在本年。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梁書」「劉善傳」：「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梁書」「劉孝綽傳」：「及高祖為「藉田詩」，孝綽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大通元年 廿七歲

到洽卒。明山賓卒。張率卒。

張縵為太子中庶子。劉善仍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孝綽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張縵出為華容公長史。

按湘東王以普通七年冬遷號

中郎將，又按武帝曾於大通元年正月親祀南郊，疑因此作「藉田詩」。

大通二年 廿八歲

中大通元年 廿九歲 殷崇卒。南平王蕭偉領太子太傅。何敬容為太子中庶子。

中大通二年 三十歲 王規出為晉安王長史。

中大通三年 卅一歲 殷鈞領中庶子。劉孝綽前此為「梁書」「劉孝綽傳」：「後太子僕，現在服母憂中。張緬為太子僕，母憂去職。」又前昭明卒。昭明卒。

「劉孝綽傳」：「母憂去職。」又王（晉安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按孝儀為孝綽之弟，足證昭明卒時，孝綽正在服母憂中。」

參觀上表，吾人應予以注意者，為昭明東宮學士比較繁盛時期有三：（一）天監六七年間，（二）天監十四年間，（三）普通三四年間；至普通七年以後，則漸就凋零或離散矣。

吾人欲知「文選」實際編撰人員，應先求知「文選」編撰時期；欲知「文選」編撰時期，宜從「文選」本身求之。茲將「文選」所錄確可考知之梁代作品先表列如左：

「文選」梁代作品表

作品名稱	作者	著作時期	說明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任昉	天監元年	「梁書」「范雲傳」：「天監元年，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晉城縣侯，邑千戶。」
奉答七夕詩啓	任昉	天監元年或三年	「文選」李善注：「梁武詔昉曰：卿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足證為梁時作品。又啓有「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語，按昉天監元年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掌著作，二年出為義興太守，三年轉御史中丞前，復為吏部郎中，可知此文非天監元年即三年作也。
出傳舍哭范僕射	任昉	天監二年	「梁書」「范雲傳」：「（天監）二年卒。」

天監三年策秀 任昉 天監三年才文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天監三年

「梁書」「曹景宗傳」：「（天監）二年，魏寇司州，景宗望門不出，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又「武帝紀」：「（天監）三年，魏陷司州。」

奏彈劉整 任昉 天監三—五年

按昉在天監三年已自義興郡遷為御史中丞，奏彈曹景宗，自後歷祕書監，至六年春出為新安太守。

與陳伯之書 丘遲 天監四年

「梁書」「陳伯之傳」：「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北討，宏命詔室丘遲私與伯之書。」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沈約 天監五年

「梁書」「呂僧珍傳」：「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勳勇出梁城。」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詩 任昉 天監六年

「文選」呂銑注：「昉為新安太守，郭時為桐廬令，故候也。」又「梁書」「任昉傳」：「（天監）六年春，出為新安太守。」

新刻漏銘 陸倕 天監六年

按序有「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語。

石闕銘 陸倕 天監七年

按序有「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語。

廣絕交論 劉峻 天監七年後

「文選」李善「注」引「劉峻與諸弟書」：「任（昉）云亡未幾，子姪瀝流溝渠，（劉）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贈，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天監？年

「梁書」「劉沼傳」：「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古意酬到長史 徐悱 天監十三年

「到」為司徒長史。「按「梁書」僅載到為輕車長史及鄧州長史，而無為司徒長史事，其為鄧州長史在遭母憂之後，據其弟洽傳考之，到兄弟喪母在普通元年至五年間，時徐悱或已卒。又按「梁書」，到任輕車長史係湘東王蕭

釋爲會稽太守時，蕭繹之封湘東王在天監十五年，故此詩應是天監十三年後所作。

「南史」：「劉峻傳」：「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憤。」

據「梁書」：「何思澄傳」，「華林遍略」乃天監十五年敕撰。

從上表觀察，「文選」中時代最晚之作品爲劉峻之「辨命論」，據「南史」：「何思澄傳」載，係天監十五年開始編撰，歷時八年方成。由此可知「辨命論」之作不早於天監十五年，亦即可證「文選」之編成必在天監十五年以後也。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選」下曰：「賈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也。」考何遜卒於天監、普通之間，（別詳余所著「何水部年譜」）先到峻、徐綽、陸倕等卒，謂「文選」不錄遜文，以其在世，雖與事實不符，然謂「文選」不錄現人之作爲其選文之一原則，則甚合理而可信。

根據上論，則「文選」中梁代諸作家之卒時，亦爲考證「文選」編撰時期之一重要資料。爲便閱覽，復表示如下：

「文選」梁代作家及其卒時表

姓名	卒時	附註
范雲	天監二年	據「梁書」本傳。
江淹	天監四年	據「梁書」本傳。
丘遲	天監七年	據「梁書」本傳。
任昉	天監七年(?)	「梁書」：「任昉傳」：「(天監)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視事期歲，卒於官舍。」
沈約	天監十二年	據「梁書」本傳。
虞羲	天監中	「文選」李善「注」引「虞羲集序」曰：「義宗子陽，……天監中卒。」又「南史」：「王僧孺傳」：「僧孺卒於晉安王侍郎。按「梁書」：「簡文帝紀」：「天監五年，封晉安王。」

據此，可知義卒必在天監五年以後。

「梁書」作普通二年卒。「南史」作普通三年卒。然從峻傳：「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及「卒時年六十」兩句推算，應從「南史」。

徐綽 普通五年  
陸倕 普通七年

據梁書徐勉傳。  
據梁書本傳。

就上表觀察之，「文選」諸作家直至普通七年始盡卒，可見「文選」之編成，應不早於普通七年。又查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首云：「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而不及「文選」，據劉孝綽所作「昭明太子集序」中：「粵我大梁二十一載」一語，知昭明太子集係編於普通三年，故至少可以說昭明「文選」在普通三年時，尙未撰成問世。

「文選」雖在普通七年劉峻、徐綽、陸倕諸作家俱已逝世之後，始克定稿，然據「梁書」：「劉孝綽傳」中左列一段記載，頗疑其在普通七年前，即普通三至六年東官學士最稱繁盛時期，業已着手編撰矣。

「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官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賞禮。」據上文，則劉孝綽爲太子僕時，殷芸等同爲昭明太子之賓客。孝綽之爲太子僕，讀「梁書」：「昭明太子傳」下列一段：

「(普通)三年十一月始與王儻、齊事以東官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

知係在普通三年。又據「梁書」：「王規傳」所載，此後至普通七年數年間，規與殷鈞、王錫、張緬等奉敕同侍東官，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東官名才雲集，故疑在此期間已着手爲「文選」之編撰矣。

- 此外，下列數事，亦足爲「文選」在普通七年前已開始編輯之佐證：
- 一、普通七年以後，東官學士已日漸凋落。
  - 二、普通四年，東官新置學士。(見「梁書」：「明山賓傳」)
  - 三、劉孝綽與劉洽普通六年已交惡，洽劾孝綽免官。
  - 四、從昭明太子使劉孝綽集序其文一事，知昭明此時正愛好著述。

「文選」之編撰既認為係開始於普通中，而完成於普通末年（即七年）之後，則此時期中服職東宮之學士，皆可能為「文選」之編輯人，茲將普通年間曾為太子僚屬之確可考知諸學士列舉並說明如後：

劉孝綽 孝綽曾一任太子舍人，兩任太子洗馬，兩任太子僕，及兩掌東宮書記。昭明起樂賢堂，使畫工先圖孝綽，又使孝綽集其文章並為之序，在諸學士中，最為昭明所愛重。其首次任太子僕及集序昭明太子文章之時，又適在普通中（三年），故頗疑其為「文選」之主要編輯人。

王筠 筠累任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普通元年，在任太子家令，兼掌東宮管記。旋以母憂去職。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昭明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與孝綽俱為昭明最愛重之幕客。殷芸 芸曾任昭明太子侍讀。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與王筠同以方雅見禮於昭明。

到洽 洽自天監初年即為太子官屬。歷任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侍讀、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普通初，仍為太子中庶子。

陸倕 倕累任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及二任太子中庶子。據「梁書」一「張率傳」：倕為中庶子，與張率為太子家令、劉孝綽為太子僕射同時，蓋普通三年前後事也。

明山賓 山賓初侍昭明太子讀，嗣後累任太子率更令、太子中庶子。普通二年，為太子右衛率。四年，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

張率 率歷任太子僕、太子家令。為家令時，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

上列諸人於昭明太子皆屬長輩，日俱為昭明素所賓禮，常同遊宴，除明山賓為經學博士，不以文名，陸倕為「文選」作家之一，疑不參與外，其餘諸人俱可能參與編撰，就中劉孝綽與王筠既特為昭明所愛重，又後昭明卒，可能之成分尤高。

王規 規累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與殷鈞、王錫、張緜，率敕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據「梁書」本傳，規率敕入侍東宮，在丁父憂服闋之後，湘東王為京尹，傳昭為金紫光祿大夫之時。查規父壽卒於普通三年（見「梁書」一「太宗王皇后傳」）；傳昭遷金紫光祿大夫在普通五年以後；湘東王為丹陽尹，據「梁書」袁昂傳，應在普通三年以

後，②由丹陽尹出為荊州刺史則在普通七年，據其所作「丹陽尹傳序」：「每念忝在京河，茲焉四載」語，（見「梁元帝集」）則湘東王至普通四年已為丹陽尹，由此可推知規之率敕入侍東宮之時，必在普通四年至七年間也。

殷鈞 鈞歷任太子舍人、太子家令、東宮學士，及三任太子中庶子。王錫 錫歷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馬，與張緜齊名。

張緜 緜歷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張纘 纘為緜之第三弟，累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並掌管記。

規等俱以才學兼成屬③選為昭明太子侍從，王錫、張纘與昭明年輩相若，因且自少時即同率敕入宮與昭明游狎，情好甚篤，尤有為「文選」編撰人之可能。

劉孝綽、王筠等與王規、張緜等兩輩學士年輩雖有早晚之不同，然據「南史」一「王錫傳」載，梁武帝會敕令王錫、張纘、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緜等十人為東宮學士，可知此兩輩年輩不同人物會共聚於東宮也。

陸襄 襄會三次入東宮，累任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並三次掌管記。及昭明卒，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領金華宮家令知宮事。據「梁書」一「昭明太子傳」載，普通三年十一月始與王儉薨時，襄為太子家令，曾與劉孝綽共議禮。

何思澄 思澄會兼任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乃出為彭縣令。考「梁書」一「何胤傳」載，胤年登七十二移還吳，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褒美之云云。按胤卒於中大通三年（年八十六，當其七十二之年，即天監十六年）；又按「何遠傳」稱，天監十六年遠為給事黃門侍郎，頃之，出監吳郡。足證思澄早自天監十六年已兼任東宮通事舍人矣。

上列二人在普通以前已為太子官屬，直至昭明太子卒，官屬罷而始離官。思澄為「華林徧略」五編撰人之一，原是編輯能手。陸襄在昭明生時既久掌東宮管記，昭明卒後，復為其妃蔡氏所居金華宮家令，可知其與昭明之關係特深。由此推斷二人為「文選」編輯人之可能性亦極高。

除上舉三輩人物外，普通年間在東宮任職之確可考者，尚有下列諸

人：

謝舉 舉在天監十一年前，歷任太子庶子、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並兩掌東宮管記。普通五年後，為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

王承 「承傳」，歷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中舍人。按承父暕卒於普通四年冬，是知普通四年前後，承皆在東宮也。

王象 「象傳」，歷太子舍人，與吳郡陸襄對掌東宮管記。按陸襄會三掌東宮管記，首次約在天監十年，二次約在普通三年前後丁母憂之前，三次在丁母憂服闋之後。象為王錫之第五弟，以年歲推算之，與襄對掌管記應在普通年間。

劉孺 「孺傳」，歷太子舍人、太子洗馬、太子中舍人、太子家令，出為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按晉安王解丹陽尹在普通元年冬十月，則孺之遷任中庶子應在是年之後。

劉杳 「杳傳」：「母憂去職。服闋，復為王府（湘東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按杳喪母在天監十七年，服闋兼職東宮應是普通初年時事。

上列諸人中，謝舉之復任太子中庶子雖在普通五年，惟已在實為左民、吏部兩尚書之後，且次年即復任左民尚書。王承為王訓之弟，其父暕普通四年卒時，訓年尚只十三。（見「王訓傳」）王象為王錫之第五弟，錫在普通元年僅二十二歲，象時應尚在幼年。劉孺雖累任職東宮，然僅再任太子中庶子時在普通年間，且不久即復他遷，疑俱不預「文選」編撰事。惟劉杳自普通時，已兼東宮官職，及至昭明卒後，官屬全罷，而仍獨被敕停留東宮，則頗有參與之可能焉。

四

記載蕭梁時代史事之「梁書」，除在「昭明太子傳」末載昭明撰「文選」三十卷外，別無關於「文選」之記載。即「文選序」中亦無關於「文選」編撰年時及實際編輯人員之敘述。自梁迄今千餘年來，對於「文選」編撰人加以懷疑，并於昭明之外，指出其他人員之讀者，亦極少數。至於「文選」編撰時期會加以研究者，則更未有所聞。因此，本文對於上述二問題在缺乏明確證據之下，僅能作概括性的答覆，但倘能因此引起讀者之興趣，從而求得確實答案，則本文之嘗試不為無益矣。

①「梁書」：「劉孝威傳」：「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又「劉潛傳」：「字孝儀……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中舍人。」按孝威為孝儀之弟，孝儀服闋補洗馬之時既在晉安王立為皇太子之後，則孝威服闋為太子官屬，自亦在晉安王為太子時矣。

②「梁書」：「劉峻傳」：「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事類，名曰「類苑」。」

③「梁書」：「安成王秀傳」：「天監七年，遷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十一年，徵為侍中、中衛將軍。」

④「梁書」：「袁昂傳」：「普通三年為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遷中書將軍，復為尚書令。」

⑤王規為晉安王妃之兄，殷鈞為梁武帝之甥，王錫為梁武帝之甥，張縉為梁武帝之從表弟，其弟縉兼為梁武帝之甥。

⑥王錫、張縉同生，俱長昭明三歲。

### 學文示例

郭紹虞編  
上下各一·四五

本書原為燕京大學一年級的國文教本。根據修辭的條例，收集性質相同的文章，理論和實例並重，使讀者講授時易於發覺，學者潛修時易於領悟。教材文白兼收，同時注意於文學的訓練，所以內容包括極廣，各體文章，小說戲曲，佛經翻譯文體，民歌通俗文體，都收在內，担任國文教育的和自修國文的，都應當細讀這部書。

### 文論要詮

程會昌編  
定價一·〇〇

本書收錄「文論」十篇，十篇的作者從晉朝的陸機到近代的劉光漢張章炳麟。所謂「文論」，用現代的說法，就是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大學文學系講論本國文學，往往選用這一類文章作為依據，以見往日的傳統，這裏的十篇尤其是常常被選的。程先生用他這個選本在各大學講授，又給加上詳盡精確的箋疏，題名「要詮」：凡屬有關的參考資料，幾乎搜羅無遺，而且徵信不疑。文學系可以取作教本。自修文學的人也可以參覽。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 論「古文觀止」的選文標準

王忠

「古文觀止」選者吳乘權，字楚材，山陰人。其姪調侯亦參與其事。書成於康熙三十四年春。卷首有吳與序。略云：

楚材天性學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誦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侯奇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瀟灑數千百無懈慢，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雲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

從序言可以對選者有三點認識：第一，工舉業；第二，好讀經史，以古學相砥礪；第三，才器過人，下筆瀟灑數千百無懈慢。從第一、第二兩條，知選者所謂古文，所謂古學，實與舉業之時文有關，故「古文觀止」亦與呂祖謙「古文關鍵」的作用相同；從第三條，知選者即能文之士，故能「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序)，因而所選文章多合近代文學的意念。

選文依據舊選本，選者亦不諱言。其例言云：

古文選本如林，而所選之文若出一轍，蓋較(當作教)學相傳，既為輕車熟路，欲別加選錄，雖蹊徑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編所登者，亦仍諸選之舊。

誠如選者所直認，未能「蹊徑一新」，但既參考「諸選」，有所棄取，中間自然也有選者自己的標準了。

「古文觀止」書成時，桐城派初祖方苞正二十七歲。(生於康熙七年，西曆六八八。)是時機學日盛，理學日衰，學者爭為注疏名物之學，專務文章者甚少。方氏初亦如吳楚材精於舉業時文，與其兄百川著名東南。及壯，悔之，始力為古文。

如果我們將方氏特點與吳楚材叔姪比較，幾乎完全相同。其文學觀念相近，可能彼此影響，亦可能賢者所見略同，因為他們的時代與學養本來

相同啊！因此，我們研究桐城派古文不能不注意「古文觀止」；研究「古文觀止」的選文標準也得檢討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論，至於「古文觀止」所蘊推廣這理論的功績已經屬於文學史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了。

## 二

「古文觀止」共收文二百二十二篇，其時代雖自周至明，但六朝因駢文極盛，僅收六篇；南宋古文運動已衰，卓然名家者不多；元以國祚短促，也許還因為選者正處異族統治之清代，斥而不取，暗寓民族意識於其中。總之，皆未收錄；與宋並立的遼、金亦未錄及。好在只是個古文的代表作選本，容許割棄一些無關重要的作品，缺幾個時代也無損本書為一個完美的選本。

書名「古文觀止」，其實並不純粹收羅古文，也屬入一部分駢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曠檄」、王勃「滕王閣序」、杜牧「阿房宮賦」等皆是。大概這些駢文都會傳誦一時，深為選者所喜，故寧自亂體例，不肯割愛，遂得鳩佔鵲巢，在這個歧流行的古文選本中佔一席之地。而且正因為駢文數量上太少，物以稀為貴；又由於文句整齊，易於成誦，尤為讀者所深喜，當非選者始料所及吧？

以時代統計，周五十七篇，秦十七篇，兩漢三十篇，六朝六篇，唐四十二篇，宋五十一篇，明十八篇。合唐、宋共九十三篇，合周、秦、兩漢共一百零四篇，實為全書主幹。如果再細加分析：唐、宋文中，韓愈二十四篇，柳宗元十一篇，歐陽修十三篇，蘇洵四篇，蘇軾十七篇，蘇轍三篇，曾鞏二篇，王安石四篇，共六十八篇，佔三分之二以上，知又以八大家為主，尤以韓、柳、歐、蘇(軾)四家為主。周、秦、兩漢文中，「左傳」三十五篇，「國語」十一篇，「國策」十四篇，「史記」十四篇，共七十四篇，亦佔三分之二以上，自然也是這一段時間中為主的幾部書了。

要解釋以上的現象，必須研究當時的「古文」論。和選者相距最近的明代是個復古浪潮最高的時代，前後七子都以周、秦、兩漢文章為古文最高的標準，所謂「文必秦漢」者是。其中意見最有系統的要算屠隆的文論，他說：

世大談六經者率謂六經為聖人之心，聖人所稱，道術醇粹深白，昭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固也，書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沖玄，「詩」之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人學士纖縷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周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巖巖峭拔，波濤層起，而姿態橫生，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峻嚴整，古雅渾麗。：賈、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倚古。：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莊」「列」之文，亦天下之奇作矣！

同時又有推尊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一派，羅萬藻「此觀堂集」登「論臨之制藝序」云：

文字之規矩繩墨，自唐、宋而下，所謂抑揚開闔，起伏呼照之法，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儒設之，遂以為家。出入有度，而神氣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別為一界。

莫不針鋒相對，一取秦、漢以上，一取唐、宋以下，主張分明，無可假借。但桐城派古文的創立者清初方苞氏卻有了調和之論。他自己學唐、宋八大家為文之法，原應歸入唐、宋派，卻又推尊「左傳」、「史記」、「國語」，他說：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澹輪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立一道。（「方望溪文集」貳「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在「古文約選」序例中又說：

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

又：

義法備於「左」、「史」。

又「方望溪文集」陸「答喬介夫書」云：

「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其耳出亡之迹而編詳於此，則無所取。今試以姜語備

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丘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為文之意也。

顯然企圖調和明代「秦漢古文」與「唐宋古文」長期對峙的兩派。而且以唐、宋派為主，因為推尊「左」、「史」而以「抑揚開闔起伏呼照」談義法，正是「此觀堂集」作者羅萬藻所謂「晉、漢以上，絕無所聞，而韓、柳、歐、蘇諸大儒設之」的唐、宋八大家作文之法，不過以之運用到「左傳」、「史記」、「國語」的分析研究罷了。這樣，第一，不以唐、宋以下為限，向上追溯源流，古文所包更廣，與唐、宋派的狹隘的自限自劃不同。第二，秦、漢文既然亦重「營度為文」之意，更接近現代的文學觀念，與秦、漢派盲目地推崇六經、子、史亦不同。

現在回過頭看「古文觀止」：第一，秦、漢文中收「左傳」、「國語」、「史記」最多，可與方望溪的話互相參證。第二，「史記」收「秦楚之際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序」，而方望溪謂「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見上）第三，「古文觀止」中不選「書經」、「易經」與先秦諸子文。因此，我們可以說「古文觀止」的選者完全抱桐城派初期的古文觀念，幾乎像把方望溪的意見當作選文的主要的標準了。

二

桐城派的古文選集代表作並非「古文觀止」而是另一本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這書依文章體裁分類編輯，比「古文觀止」僅依時代先後排列是一個很大的改進，因為分朝代編選只有在收集一時代重要作品，企圖看出文學演變趨向時纔有用。古文選本不過選取古文中的代表作品，並不要追溯文體發展演變的痕迹，難免於時代有所畸重，因此依時代排列只是習慣的方法而已。分類編輯既便於依某種文體模仿學習，又可收比較研究之功，而且組織更嚴密，排比也整齊一些。

但「古文辭類纂」所採十二類，「古文觀止」亦應有盡有。

- 第一，論辯類：如韓愈「原道」、「原毀」、「獲麟解」，「雜說」，「雜說四」，「諱辯」；歐陽修「朋黨論」；蘇軾「買置論」、「留侯論」、「最錯論」等。
- 第二，序跋類：如「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高祖功臣侯年表



序」；「五代史」；「伶官傳序」；「宦者傳論」等。

第三，奏議類：如羅錯「論貴粟疏」；司馬相如「上書諫獵」；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諸葛亮「前出師表」；「後出師表」等。

第四，書說類：如鄒陽「獄中上梁王書」；韓愈「上宰相書」；「後十日復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等。

第五，贈序類：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楊少府序」；歐陽修「送楊真序」等。

第六，詔令類：如武帝「求茂才異等詔」；高帝「求賢詔」；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等。

第七，傳狀類：如韓愈「圻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等。

第八碑誌類：如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宗元「箕子碑」；王安石「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等。

第九，雜記類：如柳宗元「鈞錡潭西小邱記」；「小石城山記」；歐陽修「豐樂亭記」；蘇軾「超然臺記」等。

第十，箴銘類：如劉禹錫「陋室銘」；蘇軾「三槐堂銘」等。

第十一，頌贊類：如史記「項羽本紀贊」；「孔子世家贊」等。

第十二，辭賦類：如「楚辭」；「卜居」；宋玉「對楚王問」；歐陽修「秋聲賦」；蘇軾「前赤壁賦」；「後赤壁賦」等。

第十三，哀祭類：如韓愈「祭十二郎文」；王守仁「瘞旅文」等。

因此，「古文觀止」一樣是體裁最完備的古文的選本。

四

從體例上說「古文辭類纂」也比「古文觀止」嚴格得多。第一，駢文絕不入選，雖因「漢志」即有駢賦，而八大家既盛讚兩漢之文，且有古文賦之創作，為體裁完備起見，列入駢賦類，但序目云：

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不正是以辭俳與否定去取標準嗎？

第二，真正以唐、宋八大家古文為中心，雖亦收「左傳」、「史記」、「國語」之文，數量比例簡直少到無關重要的程度。這樣，總真正有一個派系的明確主張，不但與駢文對壘，連秦、漢文的去取也立下嚴格的標準，劃下一道極顯明的界限了。

但後來從桐城派分出的陽湖派便兼容駢文，經過阮元的提倡，更有走向駢散合流的趨勢了。「古文觀止」這個通俗的選本正因為力求調和當時各派意見，甚至有意迎合各方面趣味，能夠歷久長新，文學觀念的變更中，反覺得更有適應能力，直到今天還是古文中最新流行的選本呢！

總計「古文觀止」的優點：第一，視「左傳」、「國語」、「史記」為文學，其選文標準接近現代的文學的意念。第二，調和各種文論，不固於一家一派，合乎普通讀者的需要。第三，文包衆體，便於摹仿練習。第四，不廢駢文，在反對古文的潮流中更能適應，這就是它所以最流行的原因吧！

★ 刊叢史文明開 ★

語 文 通 論

郭紹虞著 每冊 〇.六五

語 文 通 論 續 編

郭紹虞著 每冊 〇.九〇

這兩本書可視為「學文示例」的序文，作者站在大學國文教授的立場，基於語言文字的特性，來商討文言與白話的問題，希望由此得到解決國文教學的方案。因此，不僅「學文示例」的讀者應當兼讀這本書，一般關心語文運動的人，也應當取作參考。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開明青年叢書

## 給青年的二十封信

朱光潛著 五四·〇

這十二封信以中學程度的青年為對象，而不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學程度的青年就誰都是受信人，誰都應該一讀這十二封信。書中各信，以青年正在關心或應該關心的事項為話題，作者雖隨了話題敘述其意見，統觀全體，都似乎也有他的一貫的出發點可尋。就是勸青年朋友們眼光要深沈，要從根本上去用功夫，要顧到自己，勿隨了世俗而同流。

## 勵志

### 哲學

曹孚譯

〇·六〇

本書係美國馬爾薩斯博士的原著，由曹孚譯成中文，文章簡要親切，激發青年向上的志氣。全書六十三章，名詞議論，字字珠玉，堪為現代國內頹廢青年的興奮劑。

## 生活藝術

曹孚著 五六·〇

本書的目的是想幫助青年人去追求為人處世的道理。由於過去許多談修養的書籍，往往含有毒藥，貽害青年，所以這本書對欺世騙人的處世態度，對鄉愿主義，個人主義和市儈主義的傾向，作了毫不客情的批判，為青年讀者指出一條走向「真·善·美」境界的大道。

## 青年修養

曹孚著 〇九·〇

一般談修養的書籍或勸人潔身自好，或教人適應環境，但本書卻提出了集體修養的口號，要青年朋友自覺其責任，積極奮鬥，發揮主動性，在惡環境中集結好人成另一社會。全書分上下兩編，共收文章三十七篇，凡有關青年修養的各種問題都有精闢的發揮。

開明青年叢書

## 精神文化講話

曹孚著 五五·〇

本書對精神文化各方面都有闡發。著者說：「青年們對於現實不滿意的時候，請暫且按下滿腔的熱情，先用科學方法將各種社會現象分析一下，求出其發展的定律。特別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不要被流俗的錯誤觀點來蒙蔽住，然後你去改造社會，力量才不會白白地犧牲。」

## 豐富的個人生活

曹孚著 〇六·〇

本書收文章十一篇：「為萬世開太平」，談安身立命，政治與道德，論文化人，學與用，豐富的人生，文藝的教育，思想自由，論基督教文明，免於恐懼之自由，免於匱乏之自由等。凡有關青年修養的各種問題，差不多都談到了。我們讀了這本書以後，對於立身處世和為學做人，都可以得到許多啓發。

## 新世界哲學

章一新著 五八·〇

作者在自序裏說：「本書是一個完整的思想系統。希望讀者看了這本書，會了解人生的意義，認清時代的動向；而且會知道他的行動應該遵守什麼標準，應該走朝什麼方向。這本書是專為寫給普通的讀者看的，所以內容經過了仔細的訂正，具有高中以上程度的人，都可以看懂這本書。」

## 新世界訓

馮友蘭著 五七·〇

本書為作者繼「新理學」「新事論」之後而作的第三本書。全書共十篇，專論做人應該依照的規律。當運國家民族復興的時代，有志於偉大事業的人，都應該熟讀本書。尤其是中學以上的青年，不可不奉為良師。大學中學探作課外讀物，最為適宜，因此書將使其生活入於較高之境界。

#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數倍發售

# 開明史叢刊六種 中國文學批評論集

## 中國文學概說

青木正兒著  
附樹森譯  
〇八〇

本書共分六章：語學，文學，詩學，文章學，戲曲小說學，和評論學。各部分的論述都極得要領，尤其是二、五、六三章，精彩之處更多。讀後能使人對中國文學得一輪廓。本書出版之後，被譽為初學者

的明燈，在日本不到四個月就重版，可說是這類書中的名著。

本書包含論文九篇，選取從唐到清的九個重要文學批評家，批判並敘述他們的議論。它的特色是借九個代表人物來反映各時代的文藝思潮，同時代的其他各種或正或反的文學批評，都一概敘述進去，並說明各家學說的背景來源和影響，批評他們的得失。可當自唐到清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讀。

朱東潤著  
〇七〇

## 中國文學論集

鄭振鐸著  
〇八〇

作者所著關於中國文學的論文，素為一般人所愛讀。本書為其歷年所著論文之結集，論述中國小說、戲曲、詩經、佛經、佛曲、彈詞等，並有評論近代文學家林琴南、梁任公等之文字。愛好文學而注意中國文學者及大學文科學生的案頭，均應各置一編。

## 中國文學批評史綱

朱東潤著

朱東潤教授在國立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主講「中國文學批評史」多年，他把歷年的講稿，輯成這部書，共七十六篇，從上古直至清末，對我國的文學理論作有系統的敘述。全書編制，著重各時代的批評潮流，列舉各個主要批評家的淵源，以及他們的批評所生的影響。讀者讀了，不但對我國文學理論可以得其大要，就是對於我國文學演變的趨勢，也可以知其梗概。至於本著「遠略近詳」的宗旨，儘選明清以來的文學批評特別詳盡，尤其是這部書的特色。

朱東潤著  
〇九〇

## 中國文學史綱

容肇祖著  
〇〇〇

本書是從追溯文學的起源始，直敘至新文學運動為止的一部首尾完整的中國文學史。本書取材注重每一時代的新興文學，說明其來源和流變。並敘述各時代的重要作家，間或徵引他們的代表作品。可說是引導讀者對中國文學史作了一個明白清楚的鳥瞰。

## 中國文學欣賞

開明青年叢書

這一部書對於我國文學，給讀者指示了欣賞的途徑。書名標明「欣賞」，是希望讀者「反三」的意思。文藝欣賞這類事情，原是應該自得的。書中舉例多用習見的作品，惟其習見，易於忽略，一經作者指說，而境界全新，欣賞之所，得必將與以前兩樣。

傅庚生著  
〇五九

## 中國文學新史編

張長弓著  
〇〇〇

本書就現代的文學觀念下，解釋文學史的流變。在編製方法上，則以時代為綱，文體作風派別為子目。簡而得體，疏而不漏。編與勻稱，對於新舊材料的去取，絕無輕重之弊。論斷公允，還有偏見，只用具體的事實來證明文學的演變。

## 中國文藝思潮史略

開明青年叢書

作者感於西洋文藝思潮眉目清楚，有條有理，使讀者易於把握各時代文藝的精神。於是編寫本書，使頭緒紛繁枯燥無味的中國文學史，也變為眉目清楚，簡要而不枯燥的東西。從周代的北方現實思潮和南方浪漫思潮的發展講起，到南北思潮的合流（秦漢魏晉）、佛教思潮的勃興（東漢至盛唐）、社會問題和復古運動（盛唐和中唐）、唯美主義的高潮（中唐至北宋）、民族意識的抬頭（宋元）、古典主義（元明）、浪漫主義（明清）、寫實主義（清以後）為止。

朱維之著  
〇五六

## 中國文學簡史編

陸侃如著  
〇八〇

這是一本簡括的中國文學史，取材審慎，態度嚴正。對於古代繁雜的史實和一書產生的時與地等，都有周詳的述說。又自中國文學的起源起，到現代的文學止，關於每一時代，也有極扼要的敘述。研究文學者應人手一編。用作高中教本，尤為適宜。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原規定價數發售

# 呂思勉先生著作五種

## 兩晉南北朝史

定價七·七〇

本書為呂先生編著之中國通史中斷代的第三部分。這一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局，從政治文化的各部門看，都有劇烈的變動，要理清這樣錯綜繁複的歷史，所以在篇幅上比起「先秦史」「秦漢史」來必然更多了。呂先生指出這一時期是中國盛衰強弱的分界線，是中國思想由經世到談玄的大轉變。在這期中，我國人民仍能發揮力量，建立偉大的功績，呂先生指出一是士庶等級的平夷，二是地方時域的破除，三是山間民族的同化，四是長江流域的開闢。這四點是人民對內的大成就。就對外說，祇要有人能夠運用人民的力量，雖在積弱不振的形勢下，仍舊可以爭取軍事上的大勝利，像宋武帝的用北府兵就是。在文化方面，更其是艱難地完成了對異民族的同化功能。造成這種種的因素，在本書裏通過了歷史事實有極詳盡的敘述。

## 先秦史

定價二·二五

呂誠之先生以其畢生精力研究中國史，計畫著編著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按照中國歷史自然發展的階段分成若干部分，先秦史就是這中國通史中斷代的第一部分。這部書內容的充實，考核的詳詳，篇幅的繁多，在同時所有的中國通史中是有它獨特的地位的。就內容說，幾乎把以前所有中國史上的重要史實全都包括進去，並且對於每一件可疑的事都加以考辨。滲透在這部書中的，又有呂先生對於中國史的看法，給中國民族以正確的指導，所以呂先生這部書是著述的通史而不是史纂史鈔式的通史。

## 秦漢史

定價四·〇〇

本書為呂先生編著之中國通史中斷代的第二部分，與先秦史互相銜接而復獨立成書。其內容充實，考核精詳，篇幅繁多，均足與先秦史相媲美。對於此一時期中國歷史發展中的缺點和優點有正確的指示。像就社會組織方面說，以新莽和後漢之間為升降的一大分界線，就民族關係說，以兩漢和魏晉之間為遠近的一大分界線，都是作者的創見。至於歷史事跡說，用以史證史的方法，改正許多正史上錯誤的敘述和一般人的誤見，管許多歷史上的人物辨認。

## 中國通史

上冊一·〇五 下冊一·〇五

## 三國史話

定價〇五·〇〇

開明書店印行

(各書定價均依開明公議之售價出書)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三六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八號